

联合国



#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年

## 第一三七三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 - 十日

纽约

###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373) .....	1
通过议程 .....	1
中东局势: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226)...	1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一千三百七十三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星期四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马马杜·布巴卡·康特先生  
(马里)。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印度、日本、马里、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 临时议程(S/Agenda/1373)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226)。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226)

1. 主席：按照安理会的议事规则，我提议：如无异议，就邀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以便参加讨论，但没有投票权。

应主席的邀请，马哈茂德·里亚德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以色列代表在十一月八日的信〔S/

8232〕中请求得到邀请，参加安理会的会议，但没有投票权。如无异议，我就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G. 拉斐尔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3. 主席：我还收到了约旦代表十一月九日的信〔S/8234〕，请求得到邀请，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没有投票权。如无异议，我就邀请约旦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A. M. 里法伊先生(约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4. 主席：我请美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5.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就程序问题发言之前，我想请问您，主席先生，拟定的发言次序是怎样的。

6. 主席：应美国代表的请求，我按登记发言的次序宣读发言人名单：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印度、尼日利亚、苏联、联合王国、美国、以色列、埃塞俄比亚、加拿大、丹麦、法国、日本和阿根廷。

7.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您提供了我所要求知道的情况，我表示感谢；这样我可以适当地就程序问题对安理会发言了。

8. 按照安理会的惯例，安理会各理事国先发言，然后各非理事国发言。但是安理会已同意首先听取当事国的发言，这是安理会确立了的传统。在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发言之前，先让一个当事国发言，而对另一当事国则拒不给予这种特权，这就既不符合惯例也不公平。这方面的先例是很多的，我可以引述许多，但是我不打算占安理会的时间。

9. 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在第八九三次会议上,当时的主席、意大利代表说:

“我知道,在这些情况下通常的惯例是让安理会各理事国先发言……”。<sup>1</sup>

因此,问题既然发生,我们从汇编就清楚我们经常是怎样处理的。安全理事会惯例汇编,一九四六—一九五一年写道:

“苏联代表提议:安理会先听取各当事国代表的发言。”<sup>2</sup>

10. 根据安理会的惯例,我现在动议:已要求发言的争议双方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以色列,应被邀请在安理会各理事国之前发言。

11. 库兹涅佐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本来不打算就程序问题发言。它认为:这问题完全清楚,能够由主席解决;我们有这么重要而严重的议题要处理,在程序问题上花费时间是不值得的。可是,既然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谈到了程序问题,我国代表团也想谈一谈。

12. 首先,我要请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这个事实:倡议讨论摆在我们面前这个议题的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团。而且,这不是我们议程中的新议题,当事国也不是没有就这个议题陈述过意见。诸位知道,近来这议题有好几次摆到安全理事会议面前来了。这问题对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也许是新的,但是我相信它对于安理会所有其他成员都不是新的。

13. 美国代表引述了过去的先例。我要回答:就目前情况说,这个议题提出来审议已不是第一次,因此,他援引先例是没有根据的,是不适用于目前情况的。

14.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主席必须按照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的议事规则行事。我要提请安理会注意

暂行议事规则第二十七条,该条载于标题为会务守则的第六章,条文如下:

“主席按照代表请求发言之先后,依次请其发言。”

这条指示是如此明确和清楚,无需再作解释。我国代表团提议要严格遵守这条规则。

15. 帕塔萨拉蒂先生(印度):我很抱歉不得不在议事进程的现阶段参加发言;但是我要表明我国代表团的立场。主席先生,您记得:我国代表团登记了在今天下午第二个发言,紧接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团后面。接着,我们得到通知说,以色列代表表示了想要取代我们的名次,第二个发言。当您同我商量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同意作为一种礼让,把我的发言名次让给以色列代表,尽管我国代表团由于登记较早而有优先权。我只提出了一点保留,就是:十一月七日的三国决议草案〔S/8227〕正式提交安理会以前,以色列代表若提到该决议草案,那将是不恰当的。

16. 这是我国代表团的立场。可是,登记发言先于以色列的其他各代表团的权利,不能由我来放弃。

17. 库兹涅佐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发言提醒安理会:按照议事规则和惯例,应邀出席安理会参加讨论某一专题但不是安理会成员的各代表,无权参加关于议事规则问题的讨论。我提出这点是说,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严格遵守这条规则。

18.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虽然对于尊贵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先生,我是十分尊敬的,但是,我愿意指出:他完全误解安全理事会的规则。我想要十分简单地加以证明。

19. 他所依据的议事规则第二十七条写道:

“主席按照代表请求发言之先后,依次请其发言。”

这条规则中所说到的代表们清清楚楚地是指安全理事会的成员们。安全理事会的其他议事规则中有好几处指出和证实这一点。例如,规则第三十条写道:

“如一代表提出程序问题,主席应立即宣告其裁定。”

<sup>1</sup>见安全理事会惯例汇编,一九五九—一九六三年补编第三章,第三节,第十二例(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5.VII.1),第79页。

<sup>2</sup>见安全理事会惯例汇编,一九四六—一九五一年,第三章,第三节,第九十五例(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954.VII.1),第133页。

有权在安全理事会上提出程序问题的只能是出席安理会的代表。此外谁也不能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提出程序问题。那里的措词和规则第二十七条相同。

20. 事实上, 查阅各条规则, 对于非安理会成员的联合国成员, 用了各种不同的措词。规则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条就论及这点。那些规则是关于非安全理事会成员的联合国成员的。

21. 十分清楚, 按照上述规则——并经惯例经常证实——规则第二十七条适用于安全理事会成员。规则第三十条也是适用于安全理事会成员。相同的语言用在规则第三十一条, 相同的语言用在规则第三十二条, 直到规则第三十七条才涉及到非理事国。就我所能确定, 这向来是安全理事会始终不变的惯例。所有的主席们和所有的成员们都照此办理。这是一个简单的程序; 它不仅合乎规则而且合乎一般的常理, 合乎这个程序所遵循的公正和公允的道理。因此, 我提出了我的动议。

22. 阿狄博先生(尼日利亚): 我十分犹豫, 并且, 可以理解地, 有些惶恐, 参加这场讨论。但是, 我觉得作为安全理事会一个理事国的代表, 我有责任讲话。虽然我国是非常任理事国而且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

23. 今天我们用这种争论来开始我们的会议, 我感到非常遗憾。我不认为自己具备苏联代表或美国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所具有的知识或经验。尼日利亚在安全理事会担任理事国为时很短, 而且, 很快将从理事会中消失。

24. 根据我的经验——我很短期的经验, 一向是由主席按代表们申请发言的次序请他们发言的。我一向认为那样办理是规则第二十七条规定的。

25. 这也是实际事例, 就是每当出现了争论的问题——当一方发言指责了另一方——习惯上总是给被指责的一方发言答辩的机会。

26. 在我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 这点并没有困难。因为当时对安理会要处理问题, 当事各方的代表是在适当时候适当地——登记发言。要是情形不是那样, 我可能会——象您, 主席先生——陷于十分尴尬

的境地。今天下午您似乎就陷入这种境地。我非常切望使我们的主席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

27. 安理会向来有一条规矩——无论是在安理会成员国各代表之间, 或只是应邀发言而没有投票权的各代表之间——任何发言人若想将名次提到按登记次序而得到的名次前面, 该代表做的, 从来就是, 我相信, 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 他去找名列该位次的人, 并问可否把发言名次让给他。

28. 依我看,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本来是应当遵循那个程序办的。因此, 我谨建议: 如同事们没有异议, 我们短时间休会, 以便, 如可能的话, 经过主席同这次程序争执中直接有关各方协商, 使问题友好地解决。这里我们有些人非常切望尽快地转入实质辩论。正因为这样, 我建议: 短时间休会, 以便进行必需的磋商, 各方可以有机会把这事情再考虑一下, 免致主席陷于我认为是尴尬的处境。相反, 可能主席并非处于尴尬境地而能够立即作出裁决。所以, 我说, 要是主席以及同事们同意, 我们可以短时间休会以便问题可以友好地解决。

29. 主席: 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 现在我把尼日利亚代表的动议提交安理会。这就是: 停止会议, 进行磋商, 以期这个程序问题得到解决。

30. 让我提醒你们, 对于这类情况, 安理会必须不经辩论而作出决定。如无异议, 我就认为动议已经通过, 会议将停止半小时。

会议在下午四时四十五分休会并于七时十分继续进行。

31. 主席: 今天我们碰到这个事件, 多少耽误了我们的工作。这当然不是主席的意愿。本来我们是宁可在会前求得事件解决的。可是, 既然双方都引证了联合国的惯例和传统, 主席只得依法办理。因此, 主席宣读的发言名单是依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二十七条——即按照登记时间先后排定的。

32. 尼日利亚代表曾要求休会, 使各方有考虑和谅解的时间, 以求达成协议, 我要感谢他。主席在进行这项工作中, 已经用了他的全部决心和毅力。这是他的重大职责以及诸位选他主持会议时给予他的信任所要求的。

33. 我很抱歉,我们没有能够使当事各方达成协议。因此,我们不得不把此事提交安理会各成员,以便决定一种程序形式并继续我们的工作。

34. 如无异议,我就宣读这次会议开始时美国代表提出的动议〔第10段〕。下面是他提出的动议原文:

“因此我现在动议:邀请要求发言的争议双方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以色列在安理会各理事国之前发言。”

35. 库兹涅佐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就澄清问题发言,以弄清楚我们是否正确理解刚才宣读的提案。会议开始时,主席宣读发言名单。在那个名单上,第一个发言人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我们都明白,关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不存在问题,也没有争论。提案仅仅是要我们考虑名单上列为第六或第七个发言的以色列的问题,美国代表指的正是以色列代表。

36. 我要指明,美国代表提出的动议只关系到以色列。假如我们没有误解您的话,关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现在也有些问题了。这不符合美国代表口头所提的提案。以这种形式出现的,是我们没有听过的一个完全新的不同的提案。

37. 按我们理解,有待决定的问题是以色列代表该在什么时候发言,这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无关。

38. 戈德堡先生(美国):主席先生,我想对您说,我十分赞赏您对解决我在会议开始时最初提出的问题所作的努力。我要借此机会,也许为了毫不含糊地列入记录,说明我提出这个动议的背景如下。今天下午当我们抵达会议厅时,我相信,就同其他安理会成员一样,我们得到秘书处的通知,最先的两个发言人,按照次序,将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以色列。会议开始前不久,大概几分钟,我们得到通知,次序已经改变,这是由于已出现的情况,而不是由于您的过失,主席先生。后来,我提出了动议。

39. 怀着对我的朋友库兹涅佐夫副部长应有的尊重,我提出了动议并将它交给了您,您一字不差地宣读了。这就是我向会议提出的动议。然而,我要向

大家指明,我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排第一的提法是这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然后以色列。

40.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我们正在讨论的动议,不管是以我们刚听到的形式或美国代表先前提交的形式,或是根据苏联代表的解释,事实上是这么一个提案,意思是,在我们听到主席向我们宣读发言次序之后,以色列在发言名单上的位置要从第六或第七提前到第二。这是动议的内容,也正是我想提请注意的一点。因为,主席先生,在会议开始时,并且刚才您证实时,都说明一份发言名单呈交了给您。很明显,美国代表的解释不能改变名单上发言人的次序。因此,我重复说,我们正在讨论的动议旨在改变名单上以色列的位置。

41. 库兹涅佐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对在程序问题上不得不花那么多时间感到遗憾,但是,这问题现在成了这么一个样子,事实上已超越程序问题的范围,我想就美国代表的发言说几句话。

42. 首先,我要说,美国代表没有对我宣读任何原文。其次,要是我对他的意思没有误会,并且也按照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应该是,如果美国的动议得不到安全理事会通过,那么,会议开始时主席宣读的名单仍然有效。根据这样理解,我们认为,动议付诸表决而美国动议通不过时,丝毫不会改变名单上第一个发言人将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一事实。

43. 主席:苏联代表刚才提出问题:如果美国代表的动议不为安理会接受,这是否意味着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发言名单上依然是第一?我想请美国代表回答这个问题。

44.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按照安理会惯例和规则,我作为安理会成员,就象安理会任何成员一样,有权先于任何当事国发言。然而,我并不要求行使这项权利。我提出了动议,我乐意遵从表决结果——当然,我希望得到通过;表决之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就可以首先发言。

45. 主席:现在我就把美国代表的动议交付表决。

举手表决。

赞成：阿根廷、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日本、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无。

弃权：保加利亚、埃塞俄比亚、法国、印度、马里、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表决结果八票赞成，零票反对，七票弃权。

由于得不到九个理事国的赞成票，动议没有通过。

46. 主席：我们现在继续开会。议程第二个议题是审议中东局势。

47. 在开始工作前，我要提请注意已提出的两个决议草案：第一个决议草案是印度、马里和尼日利亚提出的〔S/8227〕，第二个决议草案是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S/8229〕。

48. 在我的名单上第一个发言人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49. 马哈茂德·里亚德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自从以色列对我国、叙利亚和约旦发动侵略战争以来，已经五个月了。以色列侵略部队继续占领部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领土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管理地区，以及叙利亚和约旦的部分地方。以色列的侵略及其后的军事占领是对联合国组织及其宪章最严重的挑战。安理会回击这一挑战的职责尚未履行；这是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回避或放弃的一项职责。

50. 除了安理会对制止侵略负有主要责任这个明显事实以外，还有使安理会责任比以往更为重大的其他一些基本因素，因为以色列的侵略，不仅构成对宪章所规定的义务的最严重的违反，同样也违反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在安全理事会支持下签订的全面停战协定所规定的庄严义务。

51. 而且，以色列侵略部队目前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造成了一种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充满危险的局势。最近一次，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以色列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侵略，使许多平民丧失生命，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苏伊士城的炼油厂着火，还毁坏了其他重要民用工厂和工业设施，这就使当前局势的严重

性成为无可置疑的了。不管按照任何判断准则或根据任何理由，政治的、宪法的、历史的或法律的，这个国际组织都不能面对以色列的侵略依然不采取行动。联合国每次行动上犹豫或迟缓一下，以色列就变得更狂妄、更大胆。以色列官员放肆的公开讲话，以及全世界今天看透了他们的行动和政策，都清楚地表明，今天以色列完全是不按法律行动的。

52. 另一方面，以色列的侵略使联合国组织的生命继续面临一场最严重的危机。我们认为联合国经不起这场失败。联合国在目前情况下的失败，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田地里播下自己最后彻底瘫痪的种子。

53. 六月五日以色列侵略一发生，安理会的责任就是明确的：谴责侵略，命令以色列将其部队撤回他们六月四日的阵地，并确定以色列给阿拉伯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毁坏和损失的责任。

54. 遗憾的是，安理会没有采取以上的行动途径，而只是做到了发出停火命令。这是这个国际组织在当前危机中遭受的第一个挫折。由于安理会没有在意实质问题上采取积极的立场，联合国大会的紧急特别会议应苏联的要求召开了。紧急会议的审议使各会员国一致意识到应对这最根本的原则承担义务，即一国对另一国任何部分领土的军事占领是完全不能允许的。绝对支持这一原则是紧急会议审议中出现的共同之点。但是大会未能将对这一原则承担的神圣义务形成一项决议；其原因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过去已经阐明，也是这个组织内外人们所共知的。大会的这个失败，是对处在当前危机中这个国际组织以及对其所主张的原则、宗旨和价值的第二个挫折。

55. 大会未能采取坚定和有意义的立场，以致以色列部队感到可以放手进一步发动侵略。由于他们陶醉于初期侵略的成果，并因联合国不采取行动而更加大胆，他们就开始一系列的行动，旨在进一步破坏苏伊士运河和运河设施，以及毁坏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重要民用工业建设。这一恐怖和毁灭政策造成苏伊士运河区大批平民死亡，以致我国政府撤退总计三十多万平民。以色列在采取这个蚕食战争的新政策的同时，实际上正在对联合国发动战争。以色列公然蔑视

联合国大会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耶路撒冷的决议〔二二五三(ES-V), 二二五四(ES-V)]和关于新难民返回家园的决议〔二二五二(ES-V)]。今天, 以色列要求联合国对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整个问题放弃责任并撒手不管。

56. 今年八月, 阿拉伯世界领导人在喀土穆举行最高级会议。会上, 他们决定采取国际和外交的政治行动, 以消除侵略后果并使以色列部队务必从所霸占的领土撤走。阿拉伯世界最高级负责人作出的这一决定, 必须受到确切理解。这是争取和平的决定, 而不是投降的决定。这是政治解决危机的决定, 而不是名为政治解决的民族自杀决定。根据这个最高决定, 我的阿拉伯同事和我决定利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国际集会的机会发言。我们意识到, 对阿拉伯立场存在着某些误解。在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 我们已尽力纠正这些误解。

57. 我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联合国大会第一五七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 曾说明六月五日以色列发动背信弃义的侵略以前的事态发展。我还提出了我们对我们地区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立场。另一方面, 在过去六个星期中, 我们和我们的阿拉伯同事一道, 与其他国家的许多代表进行了磋商。我们的目的是要指出当前局势以及以色列的继续占领所具有的危险。我们强调我们寻求一项和平的、公正的解决办法。而这一政治解决的基础, 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 自然是侵略部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回至六月五日以前他们所占据的阵地。这是联合国宪章的每一主要条款所提出的基本要求。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许多领导人在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的发言中以及在这次第二十二届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中对这一立场所表示的一致支持, 使我们在自己所作的努力中感到鼓舞。

58. 这一承诺是我们联合国宪章的主要精神, 它也同样地反映在各种基本国际文件中。美洲国家组织宪章 第十七条规定:

“一国的领土不可侵犯; 领土无论任何理由不得直接地或间接地成为即使暂时的军事占领的客体或成为另一国家采用其他武力手段的客体。

用武力或用其他强迫手段而取得的领土或获得的特殊利益均不应加以承认。”<sup>3</sup>

59. 另一方面, 在紧急会议上、以及在本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讨论, 反映出许多代表团对我们地区的整个形势的关注。

60. 的确, 世界上我们这一地区的人民决不能从战争状态、交战状态和紧张局势得到任何好处。他们所需要的是安全和稳定的环境, 使他们能把他们的资源用于进步和发展的需要。

61. 因此, 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全面执行联合国宪章, 来消除当前对阿拉伯领土的侵略。同时安理会应开始一系列行动, 通过适当地、严格地执行联合国宪章, 使这一地区恢复正常秩序。

62. 和平应该是本安理会的目标; 但是和平要由行动来缔造, 不能徒托空言。

63. 目前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的以色列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几乎每十年一场——和它的领土扩张政策, 它的单方面地废弃国际义务的政策, 它对联合国组织的权威的完全蔑视, 它对平民的不断武装袭击, 这些都不断地向我们证明, 对于以色列来说, 战争是一种具有魅力的思想体系和一项国家政策。

64. 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了。由于这个问题所造成的不正常状态决不能用侵略的方法, 而只能通过和平地、适当地执行联合国宪章的方法来消除。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反对任何通过武力或侵略来解决国际问题的尝试。

65. 但是, 安全理事会各成员有权查究数十年来使我们这个地区陷于紧张和不稳定状态的根源。在回答这个问题时, 有一个事实非常突出: 巴勒斯坦人民被用武力驱逐出他们的家园。这个突出的事实导致世界上我们这一地区的极不正常的后果和情况; 因此, 它同样地成为中心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就自然地会带来和平与正义。美国总统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谈到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时, 承认了这一主要事实; 据

<sup>3</sup>见联合国: 条约汇编, 第一一九卷(一九五二), 第一六〇九号, 第56页。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纽约时报报道，他说：“除非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否则对中东的任何一方来说，都不会有和平……”。

66. 这是一个要在联合国组织范围内解决的问题。联合国对这问题所承担的责任超过其他问题。联合国是国际联盟的继承者。而巴勒斯坦的领土和人民就是由国际联盟托管的。此外，联合国通过了决议，结果诞生了以色列。无论是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联合国对巴勒斯坦人民都承担了历史上的、宪法上的、法律上的和道义上的责任。联合国是可以找到合适的方法，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固有的、确定的自决权的唯一有效机构。这是联合国就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一贯地通过的各次决议的实质。

67. 秘书长在他最近一次的年度报告的序言中，就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讲过如下的话：“各地的人民，这当然也适用于巴勒斯坦难民，有天然的权利留在自己的家园里并有自己的前途。”<sup>4</sup>这点还有待于联合国去实现。

68. 可是，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迫切的问题就是三个会员国受到公开侵略。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是不可动摇的，安理会的职责是十分明确的。

69. 六月五日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应从其严重程度上加以审议。以色列根据联合国宪章以及它签署的全面停战协定所承担的义务是无可推卸的。这些协定的约束性已在协定各条款中讲明。秘书长在他的年度报告序言中正确地提到这一事实。他说：“协定中没有规定可以单方面停止执行协定。”<sup>5</sup>当然安理会不能赞同这样的主张：即任何国家可以违背它的义务，其后又宣称它已不受这些义务的约束。

70. 而且，全面停战协定的一些基本条款，即有关不使用武力的一些原则，各方的安全权利，以及其他基本原则，即使相互同意也是不能加以修改的。这是当然的，因为这些义务是从联合国宪章的各条款产生的，而这些条款是我们大家都曾庄严地保证履行和遵守的。

<sup>4</sup>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A号，第49段。

<sup>5</sup>同上，第43段。

71. 让我在这里引用美国总统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他说：

“我们促请全体有关各方以克制的精神去履行对联合国宪章以及全面停战协定的庄严义务。在通过国际社会的努力、实现公正的体面的和平以前，联合国宪章和全面停战协定为防止敌对行动提供了正当手段。”

72. 过去几星期以来，我们一直经常与安全理事会各成员接触。在这期间，我们强调了一个要点，这就是：联合国宪章要求以色列侵略部队必须立即撤回回到六月五日以前他们所占据的阵地。为了使巴勒斯坦其他方面的问题得到解决，协调一致而又坚定的努力必须有个开头，而且是真诚、公正、合法的开头。

73. 在这些磋商中，我们费尽周折，努力答复，真心寻求公正合理的解决方案的人们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但是，我们不曾同意这样一种见解，这种见解旨在使宪章如此明确地规定的安理会任务屈服于侵略者的怪诞想法。我们也不曾同意另一种见解，这种见解旨在平衡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利益。因为宪章设想过对侵略者采取执行行动。它肯定没有设想过让侵略者取得援助，不管是军事的、政治的或经济的援助。

74. 自六月五日以来，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不法歹徒的独特地位。它的侵略，它对阿拉伯领土的继续占领，它的扩张主义政策——如对耶路撒冷的吞并，以及前几天以色列总理把侵占的阿拉伯领土称为“大以色列”的一部分都是证据——它拒不允许新旧难民返回家园，它对苏伊士运河区的平民不断地袭击，以及它的加紧破坏苏伊士运河及其设施的政策都是不法歹徒的政策，必须遭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最坚决的反对。为了这一点，为了中东的和平，为了联合国宪章，甚至为了国家之间，各国人民之间未来的关系，我们迫切要求：在以色列服从联合国宪章，履行它的义务，从它通过侵略而占领的一切领土上撤出它的侵略部队以前，不要给它任何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援助。

75. 我已经指出：安理会连续数月以来不采取行动，国际性的联合国组织不能执行宪章的各条规定以对付以色列所犯的侵略罪行，只有鼓励以色列采取

进一步的战争行动，更加蔑视联合国组织的意志，更加蔑视国际社会所表明承诺。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国际性的联合国，特别是肩负维护和平、制止侵略的主要责任的安理会，应该立即行动并履行它早就应该履行的职责。

76. 显然地，目前以色列部队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是维持不下去的。同样明显地，这种局势是对和平的最严重的破坏，需要安理会负起责任并应用联合国宪章的条款。这些条款是清楚的。它们要求最强烈地谴责以色列这类侵略行为。如果以色列拒不立即将部队撤至发动侵略以前的阵地，安理会应使用执行办法。这是宪章的规定；这是宪章之所以被通过并被宣布为国际社会的最高法律的原因；这是联合国之所以成立的理由；这是安全理事会的基本职能。

77. 但是，目前局势的严重性，以及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具有的潜在危险，使我们深切感到有必要继续寻求目前安理会尚可采取的行动途径。安理会应采取的最低限度的措施是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将其侵略部队撤回到六月四日所占据的阵地。的确，安全理事会不能不满足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以色列部队撤回到原来的阵地不但是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不但是履行联合国组织所有会员国的普遍的承诺，而且是在世界上我们这一地区谋求和平解决方法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和平是不能恃侵略来强加于人的。

78. 安全理事会，甚至体现目前国际秩序的整个联合国组织，都正面临着历史性的任务。我们促请联合国组织要充分明了以色列侵略造成的严重局势。

79. 三十年以前，世界上爆发了一场反对法律和秩序的残暴的战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军国主义及扩张主义政权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当时以国际联盟盟约为基础的国际组织未能抵制侵略。在侵略面前，国际联盟所遵循的是无所作为、懦弱、犹豫和姑息的政策。随之而来的灾祸性的苦难、破坏、蹂躏和几百万人民的死亡，都是当时的国际组织未能执行它所宣布的条款和规则的结果。

80. 目前的国际组织是从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经验中产生出来的，它具有反对侵略和保护国家领

土完整及政治独立所必需的权力、制度和制裁。自从联合国宪章生效以来，联合国组织从未被迫面对今天所遇到的各种危机。联合国从未落到这样的地步，竟然不能执行具体规定侵略部队撤退到原来的阵地的停火命令。在这个原则问题上的任何妥协，将是拿宪章的一项最根本的规定作妥协，实际上是拿宪章本身作妥协，这将是拿以宪章为基础的整个国际组织作妥协。负有制止侵略的责任的安全理事会，是不能承认侵略的。我们诚恳地认为：为了和平，为了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国，不论大国或小国，国际性的联合国组织及其会员国不能让这种灾难性的结果产生。

81. 阿拉伯人民正处在实现其民族愿望的过程中。这些愿望是要争取和平、正义、自由与进步，用很充分的保证和决心，为迎接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伟大目标去分担普遍的任务。

82. 以色列六月五日的侵略给我们带来了挫折。但是各国历史就是由胜利和挫折所组成的。阿拉伯历史的过程也不会不同。埃及人民在其几千年来的历史中，曾经抵抗过入侵和侵略的阵阵毁灭性浪潮。可是我国人民，由于他们的决心和毅力，总是能够保卫他们的祖国和战胜侵略。我们毫不怀疑我们也会战胜目前的侵略。并不是只有我国人民才能这样。我可以指出在这里出席的许多国家，它们由于遭受侵略战争都受过军事上的挫折。在近代历史上，它们都曾是侵略和背信弃义的武装进攻的受害者。但是所有这些人民都能够克服挫折，因为他们拒绝同侵略妥协。阿拉伯人民也是拒绝同侵略妥协的。的确，在座的国家没有一个会指望我国人民在国土遭受侵略的情况下，生活下去。过去和现在业已作出种种牺牲的我国人民，对我国历史、对我们目前斗争的崇高性、对我们的前途都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会和侵略妥协。对我们来说，得失是如此重大并带有根本性，因此我们将毫不犹豫地作出一切牺牲。我们保证要和平，但同样地，我们也保证要战胜侵略。

83.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有权，确实也有责任去遏制以色列的侵略，强制以色列侵略部队回到六月五日以前占有的阵地。我们对此毫不怀疑，这是由于我们对联合国宪章有信心。为此我们请求安全理事会举行会议，并继续审议以色列的侵略问题；因为我们

相信本安理会的公正不偏的努力一定会使我们的宪章原则和宗旨得以贯彻。

84. 帕塔萨拉蒂先生(印度): 主席先生, 首先我要对您担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务致以我国代表团的真诚的祝贺。我们确信您会以过去几天来指导安理会所有成员之间进行非正式磋商时所显出的那种正直、英明和无私的作风来主持我们的安理会。我们热切地希望在您的领导之下, 安理会将突破西亚的不幸僵局, 走向和平解决。

85. 自从安全理事会最初着手审议西亚危险局势以来, 到现在已有五个多月了。大家都记得, 在六、七月间, 安理会通过几项一致决议, 要求在该地区停火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安理会各位成员还一致认为, 停火仅仅是导致为西亚的持久和平和稳定创造条件的第一步。有些代表曾极力主张, 安全理事会既已采取了命令停火的第一步, 就应采取进一步的步骤, 确保以色列部队撤出一切它所占领的领土, 促成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在我们看来, 这两个步骤是防止将来对和平与安全发生更严重的威胁所必需的。

86. 过去几个月来, 联合国大会最初在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上, 后来在第二十二届常会的一般性辩论期间, 都曾对这种严重局势表示过意见。尽管联合国大会的这些审议在有关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未获结果, 但是它们强调了各会员国对这一危机的深切关注, 并且也显示出某些基本一致之处, 可为寻求最后解决铺平道路。

87. 第一, 以色列军队撤退到敌对行动爆发前他们所占有的阵地, 即撤退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的阵地。第二, 撤退后不应再有部分和平、部分战争的局面。因此, 六月五日敌对行动爆发前的那种交战状态应该结束。而且, 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应有可能——其实一切国家都有这种权利——在和平与没有战争威胁或战争行动的完全安全中生活。第三, 按照联合国宪章, 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必须尊重彼此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第四, 拖延已久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必须得到公正的解决。第五, 该地区的国际水道不仅应有通航自由, 而且这种自由应得到保证。

88. 联合国大会考虑到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期

间所通过的几项决议以及所审议的几项建议, 曾按它的第二二五六(ES-V)号决议请求秘书长把那次会议的记录转交安全理事会, 以便利安理会继续审议西亚的紧张局势。秘书长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088]中答应了大会的这一要求。

89. 在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上审议过的几项重要建议中, 有一份由二十个拉丁美洲代表团发起的修正决议草案[A/L.523/Rev.1]。我想请求把这份决议草案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来散发。<sup>6</sup>

90. 在最近三到四个星期内, 安理会亚、非、拉丁美洲代表团的各位成员曾就安全理事会可以遵循的最适当的方针进行过深入和广泛的磋商。在六月和七月间联合国大会在举行紧急会议时所提出的一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建议, 我们都个别地或集体地研究过。我们面前有不结盟国家会员国的草案, 有拉丁美洲草案, 还有作为苏联和美国之间讨论结果而提出的文件。使我们受益的还有秘书长致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的年度报告中序言部分的许多宝贵段落。我们考虑了所有这些建议, 试图提出一份公正均衡的文件供安全理事会审议。不用说, 我们也考虑过安理会其他成员以及各有关方面的意见。

91. 当我说, 我们三国草案定稿时, 是用拉丁美洲草案作为基本参考文件, 我相信我的拉丁美洲和亚非国家的同事们都会给我证实。现已分发给安理会各位成员, 并由我今天荣幸地代表马里、尼日利亚和印度在这里介绍的这份草案[S/8227], 它和联合国大会上二十个代表团所提出的拉丁美洲草案很相似。决议草案如下:

“安全理事会,

“表示它对中东严重局势的继续关切,

“回顾到它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关于战争爆发的第二三三(一九六七)号决议, 这一决议要求, 作为第一步, 立即停火, 并在该地区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sup>6</sup>随后作为文件 S/8235 散发。

“又回顾到联合国大会第二二五六 (ES - V) 号决议,

“强调缓和紧张局势、恢复和平以及在该地区实现正常状态的迫切性,

“(一) 确认中东的公正持久和平必须在联合国宪章范围内、特别在下列原则范围内实现:

“1. 根据联合国宪章, 用武力征服去占领或取得领土是不容许的, 因此以色列武装部队应撤出在最近冲突中占领的一切领土;

“2. 并且, 每一国家都有权在和平与没有战争威胁或战争行动的完全安全中生活, 因此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应终止交战状态或交战要求, 用和平手段解决他们的国际争端;

“3. 并且, 该地区的每一国家都有权在其国境内确保安全, 该地区的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必须尊重彼此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二) 进一步确认:

“1.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应得到公正的解决;

“2. 按照国际法, 该地区的国际水道应有自由通航的保证;

“(三) 请求秘书长派遣一位特别代表前往该地区, 和有关各国接触, 以便协力实现本决议的宗旨, 并于三十天内向安理会提出报告。”

92. 我没有必要说明决议草案序言的各段。就执行部分各段而言, 也很清楚, 并不含混。我们努力做到不仅要以清晰的词句说明每项原则, 而且要把它和其他原则联系起来, 以便使每项原则都具有同等的效力, 确保义务均等。但有几点需予说明。执行部分第1段开头就确认对我们大家都明显的事, 即只能在联合国宪章范围内给西亚带去和平与稳定。我们并不打算死扣宪章的任何个别条款, 因为在我们看来, 应以整个宪章为范围。在分段1里面, 我们引用了拉丁美洲草案执行部分第2段的基本论点, 即不允许用武力征服去占领或取得领土的论点。该分段后半段关于撤军所用的语言, 是逐字都和拉丁美洲草案执行部分

第1(a)段完全相同的。我们草案的分段2则比拉丁美洲草案的执行部分第1(b)段更进一步。它范围要稍为广泛些, 因为它不仅要求终止交战状态, 而且也要求终止任何交战要求。我们草案的分段3所提的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和政治独立的问题, 在拉丁美洲草案执行部分第3(c)段内已经述及了。这里也是一样, 我们决议草案的范围又稍为广泛些, 因为它明白地说出, 借用尊贵的秘书长的语言, 该地区的每一国家都有权在其国境内得到安全——我强调“在其国境内”。拉丁美洲草案执行部分第3(c)段里面提到另外两点, 就是: 难民问题和设立非军事区。关于难民问题, 我们的执行部分第2段分段1中对此已有规定。然而, 我必须说清楚, 照我们的看法, 难民问题仅仅包括巴勒斯坦难民, 不包括由于今年六月冲突而沦为难民的人。在我们看来, 以色列一经撤出由于那次冲突而占领的一切领土, 所谓新难民问题也就自然不存在了。就设立非军事区而言, 我们执行部分第1段的分段2就提到每一国家都有权在和平与没有战争威胁或战争行动的完全安全中生活。如果根据特别代表的报告, 确有设立非军事区的必要, 这个问题可以遵照分段2来处理。当然, 我们大家都明白, 非军事区只有得到有关各国的同意后才能设立。

93. 现在我们来谈谈自由通航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拉丁美洲草案执行部分第3(b)段里已经谈到, 我们草案执行部分第2段的分段2里面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的草案谈到按照国际法以保证自由通航。大多数的国际水道各有其特殊制度。就苏伊士运河说, 一八八八年君士坦丁堡公约是适用的。但是如果没有特殊制度, 那么, 象亚喀巴湾这样的水道就要用习惯上的国际法来管理。在非正式磋商中, 有人告诉我们, 引证国际法只会混淆争端, 助长长期的争讼, 等等。我国代表团不相信情况如此。然而对在安理会上可能提出的有关“按照国际法”这些词句的各种论点, 我们准备予以认真的研究。

94. 我们的执行部分第3段只有一处细节需要加以说明。我们请秘书长在本决议通过后三十天内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当然, 我们不是说秘书长的特别代表的工作将会在三十日内完成。尽管如此, 由于问题的迫切性, 在不久的将来得到一份报告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认为三十天的期限太短促，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很愿意考虑有关这方面的其他建议。

95. 我刚才介绍的决议草案，其提案国曾尽力竭诚地试图提出一份公正均衡的、阐述了适用于西亚局势的一切原则和问题的方案。我们知道我们草案中的某些条款是不符合有关各方的愿望的。我们深知在安理会内以及在有关各方之间，关于什么是现阶段处理问题的基本途径存在着分歧。我们曾经努力并将继续努力去缩小这些分歧。我想再次强调，我们行动的指导方针的核心是在联合国宪章的范围内，尤其是在其最基本的原则的范围之内。我们的意见是安理会应该把它认为适于解决该地区问题的那些原则，以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的语言规定下来。三国草案开创和平解决西亚危机的进程。安理会的成员会注意到这个决议草案规定采取各种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据我们看，特别代表的使命以及他和有关各方的接触，可能在本决议范围内开拓和平解决手段的种种可能性。

96. 我们对西亚危机的种种讨论、磋商和审议已经到了决定性的阶段；安全理事会为了维持和平与安全而执行它的主要责任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了。安理会不能让它自己再陷进无休止的争论的泥淖里去。我们在座的都有恢复西亚各国和各民族的和平与安全的共同目标。因此我们都要盼望有这一天，那时该地区的一切国家，通过真诚执行我们决议草案的条款，能够结束过去不幸的一章，开创一个睦邻关系的新时代。我们正是抱着这一精神和这一目标提出本决议的，我们想请同事们予以认真的审议。

97. 主席：印度代表刚才对我讲了一些客气话，我表示感谢。

98. 阿狄博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表达我国对您担任主席这个职务是多么高兴。贵国在联合国各机构所做出的成绩是很值得赞扬的。这个成绩不仅贵国应当引以自豪，我们非洲全体人民也为之而感到骄傲。我们非常高兴，您已被指派来继承那个传统，而您又已经显示出我们惯常在贵国代表身上看到的那种才能。鉴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我无须再向您保证，我们尼日利亚代表团将尽一切力量，使您顺利愉快地担任主席。

99. 对于前任主席——日本代表，我也想讲几句话。他无须面对您主席先生今天所必须面对的某些问题。他无须主持这么多次数的安理会正式会议。可是，我们有充分机会了解到，他给联合国带来了多么有用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在我们这个组织中又将具有多么大的价值。

100. 当我在上次关于中东局势的辩论中发言时，我曾借那个机会提请安理会注意我国的总的立场。这个立场，尼日利亚的外交部长在全体大会上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表述得很明白。我想请您和同事们允许我再一次引用这段发言，因为它很切合我下面要说的话。我国外交部长说：

“现在大家都同意，任何国家都不容许用军事征服手段去取得领土利益。大家也同意，我们必须在中东帮助造成一种政治气候，使世界上这个地区的所有居民，今后将在这种气候下，在合理的和平和安全中生活。”<sup>7</sup>

101. 这个立场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新的东西；这是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在我们大会历次全体会议上重复过的立场。要是尼日利亚采取这个立场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话，那只是因为它一贯坚持这个立场。它不顾来自争议双方的压力，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个立场。好几次我担任我国在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人时，我满足了甲方，却得罪了乙方，结果下一次会又得罪了甲方，却满足了乙方。这就是我们为一贯坚持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102. 另一方面，尼日利亚可以声言，它曾经如同安理会其他许多成员国一样提出过警告：单凭拖延时间去解决中东局势是不能容许的；中东的局势安理会应当处理，而且大力地处理，不以偏袒任何一方的决定——即偏甲方或偏乙方的决定——为基础，而是通过大胆作出我们认为有可能在世界上这片动乱地区缔造真正和平的一些决定。

103. 尼日利亚代表团一贯坚持上述立场，从来没有觉得，无论对阿拉伯人或以色列人，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的局面是个好局面；那最多只是一种不

<sup>7</sup>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全体会议，第一五八六次会议，第137段。

可靠的和平状态。那种和平是多么不牢固，这已为仅几个月以前爆发的事件所证实。

104. 因此我们尼日利亚代表团不认为六月五日以前的局面是令人满意的。我们非正式地和同事进行了磋商，其基础是：我们在中东要做的不仅是恢复现状，而且是创造这个地区所有人民都能和平地生活的一种气候。我们是怎样着手去做的呢？如同印度代表所曾经说明的，我们研究过提交为讨论这问题而召开的联大紧急会议的所有决议草案。我们考虑过各国在那次紧急会议上、在安全理事会历次会议上、甚至在本问题非正式讨论中各自提供的意见。我们得出了结论：达成一致意见、使中东恢复和平成为可能的最好基础，是在紧急会议上未获通过、却在大会上受很多会员国支持的拉丁美洲的决议草案。我们进入非正式磋商时，用律师的行话说，是“不带成见”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并承认，所有那些参加我们非正式讨论的人们对中东局势都有他们自己和他们国家的立场。

105. 但我们当时觉得，我们有同感的是：重要的不是印度、或尼日利亚、或加拿大、或苏联、或美国的立场，而是中东各民族的真正利益。我们同时觉得，以该草案为基础，我们可以搞出一个会取得共同意见以及产生我曾指明效果的草案。拉丁美洲的草案有许多好处。可是我们试图使其好上加好。如果我的同事仔细地研究一下我们的决议草案，他们就会在里面找到一些比之拉丁美洲草案的确是好上加好的条款。但在根本上和实质上，我们力求尽量与拉丁美洲草案一致。

106. 这样做了之后，我们设想到，将会同那些当拉丁美洲决议草案在联大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上提出时对它不表赞同的会员国代表发生困难。于是，我们同许多这样的国家的代表磋商。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就他们而言，如果我们能够在拉丁美洲草案的基础上取得共同意见，尽管他们国家以前采取过这样或那样的立场，他们还是愿意赞同我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我无意代表所有在紧急会议上不曾支持拉丁美洲草案的会员国代表讲话，但我有这样的印象：他们大多数都会愿意赞同我们今天建议安全理事会作出的那种决定。

107. 我们曾以为，凡是赞同拉丁美洲草案的，无论是共同提案国或是投赞成票的，决不会有什么问题。很遗憾，我们估计错了。我们发现，我们的努力得不到赞许，而是被指摘为不够现实。首先，有些人提出这样的论据：联合国大会是一码事，安全理事会是另一码事。假如他们指的是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作出的决定，我倒很同意那些提出上述论据的人。这种决定的效力无疑地和大会决定的效力有所不同。因而理所当然地，那些在安全理事会上准备作出这种决定的人，由于负有很重要的责任，同时意识到他们正要作出的决定的性质，在赞同这种决定之前不免要慎重地对情况作进一步的考查。但我们这些参加拟定提请你们审议的这项草案的人，却没有打算把这个草案作为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予以通过的决定而提出。为了避免这方面任何可能发生的误解，我们进而在草案中作了若干改动。我们删去持有保留意见的朋友们所不同意的某一字眼，改用了另一字眼，以清楚地表明，我们提出那个草案的人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将其提请安理会决定的。也许将来某个时候，安全理事会会觉得，中东局势需要按照第七章采取行动。我希望不要落到那个地步，这是我国代表团的看法。我们希望，我们所推荐的那样按照第六章去作出的决定，将为双方所真诚地遵守，这就根本不存在任何人请求按照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的问题。

108. 如同我的印度同事所指出，我们还得面对另一种指摘，那就是：争议双方能否接受的指摘。显而易见，如果我们按照第六章执行，能否接受，就很重要。这种重要性我们提案国是意识到的。但是让我提醒那些指望有人接受可能性的人们，让我提醒那些谈到协调双方观点的人们，那些观点是多么难以协调。阿拉伯人的立场一开始就很明白，并已经在这里和在大会上反复表述过。他们的立场很简单。决不能容许侵略者攫走任何侵略果实而不受制裁。因此联合国的适当机构必须命令以色列军队立即无条件地撤离，不实现这点就没有磋商的余地。以色列人的立场也是明摆着的。撤军要以双边谈判为基础，并作为双边谈判的结果和实施，否则就谈不上。

109. 我们参加准备那个草案的人觉得，试图去

协调如此根本不同的立场的最具有建设性的办法之一，就是双方各自的朋友去同他们接触并劝他们冷静下来，让他们相信他们的要求不可能如愿以偿。尼日利亚只是一个小强国——其实根本不能算是强国——做不了多少劝说工作；不过我们处于同双方都很谈得来的有利地位，同时我可以老实而坦白地说，在我们进行商讨的整个期间，我同双方都有所接触以弄清它们的观点。可是我很遗憾，我在磋商当中从来说服不了任何一方接受我的观点。今天的局面仍然是那样。

110. 这并不是使尼日利亚代表感到惊讶的新情况，因为甚至最大的强国的代表也一直不能使双方意见一致，达到使我们的任务大为减轻的程度。为了这个理由，我们那些参加拟订现在摆在安理会前的那份决议草案的人觉得，最好的进行办法就是提出我们自己真正相信的东西、也是我们自己坦率地认为对双方都公平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试图做的。我们没有在草案中规定以色列军队无条件地立即撤离。我们没有能够这样做，为此我现在向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以及其他阿拉伯外交官同事道歉。要规定那点，我们的能力很不够。我们也没有能够在我们草案中规定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立即举行双边会谈。以色列代表在我们草案中将找不到这样的条款，我向他道歉；因为我们丝毫不相信目前它是个行得通的条款，或有助于中东持久和平。

111. 因此我们知道，我们这里提出的草案不会被任何一方认为符合它自己在这场争议中的立场而加以接受。但这是我们所能提出的最好的草案。我们推荐这个草案，不是根据任何一方今天能发现它符合自己的立场，而是根据另外一种精神，本着这种精神，所有我们准备这个草案的人，我们提案国、安理会其他非常任理事国以及常任理事国，最近两周半以来曾在非正式磋商中进行了合作。我是一个相信只要有可能就要取得共同意见的人，我是一个建议休会以求取得共同意见因而有时受到某些同事严厉指责的人，我很抱歉，对此我不作任何辩白。我想，能取得共同意见就必须取得共同意见，因为我相信这对于导致中东和平最有好处；但是我们不能老是无休止地在追求共同意见。

112. 我们在此提出这个决议草案的人曾向自己

提出这个问题：要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请求召开一次会议，下一步我们该怎样办。作为我们为协调各方观点和提出一个均衡草案而已作出努力的表示，我们提供这个决议草案请安全理事会审议。

113. 我想感谢最初草拟这个决议的小组里所有的合作者。我想特别感谢我们拉丁美洲的同事们，因为他们的草案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同时在我们试图改进草案借以取得共同意见的过程中，他们尽可能给予我们一切帮助。我要感谢其他非常任理事国，因为他们和草拟决议的小组同样认真努力工作。我还想感谢日本代表，因为在提出这个决议草案之前，一切磋商实际上都是在他任内进行的。

114. 我不认为我们的劳力是白费。我知道，无论现在或不久的过去，我们有些同事还不能告诉我，他们是否会支持我们的决议草案。事实上，我知道有个大国就已经提出另一个决议草案。我不想说任何不利于那个决议草案的话。我这里所想说的只是欢迎对我们草案提出批评，因为我们认识到，无论我们曾经如何努力去完成一个均衡的草案，我们不是十全十美。

115. 请允许我呼吁在座的代表和一般公众，特别是向公众传播会议进展消息的新闻记者，公正地对待我们提出的决议草案。假若你们不同意这个草案，请明确地说明理由。我这样呼吁，是因为有人提出批评，说我们的决议草案是个偏袒某方的草案。任何人根据这种说法提出批评，据我看来，他等于承认自己的立论是根据不足的。

116. 由于已经进行的非正式讨论，我们在座的比一开始时有了更多的共同意见。甚至我们面前的两个决议草案[S/8227、S/8229]，也有许多进一步的共同点。至少这两个草案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双方都把两个草案作为他们的目标。因此，假若我们还不能就我们的草案达到意见完全一致，任何其他的人也同样未能做到。但鉴于我们在中东所面临的严重危机，这一点是微不足道的安慰。

117. 我们不能抱着不可能协调的意见也将得到协调的希望继续下去。我们必须鼓起足够勇气告诉双方，除非他们移动步子，否则他们在中东就不可能取



得和平。尼日利亚的目标是一个有巩固和平的中东。假若你们允许任何人保持军事征服的果实，我们不相信你们能够实现这样的中东。我们这样说是自认为有道理的，我们也认为，要是在中东造成或重新造成一种局势，使以色列或任何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这和实现我们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118. 目前中东的局势对谁都没有好处。它对丧失领土的一方没有一点好处；只是增加了他们的怨恨。对拥有占领地的一方也没有好处，因为只要他们留在那里，只要我们不能找到真正的永久解决办法，他们也就不能享有和平。因此，目前的局势对谁都不利。我们不应错误地认为它会对谁有利。我代表我小小的国家讲话，希望双方都注意这个警告。

119. 我们希望我们向安理会提出的这个决议草案得到通过，假若安理会经过审查，觉得应予以通过的话。但我们提出这个草案，也正如印度代表指出，我们的态度不是“要就要，不要就拉倒”，而是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个草案。我们相信它是均衡的。我们相信它对中东和平的恢复是一个贡献。但是，假如在这里进一步的讨论表明，双方已经对一个与我们草案有所不同的方案表示同意，那么谁都不会比本决议草案各提案国更感到高兴了。除非出现这种共同意见，否则我们坚信这是个最均衡的草案，并据此推荐给代表们仔细审议。

120. 主席：我要感谢尼日利亚代表对我国和我本人表示的敬意。

121. 鉴于时间较晚及名单上尚未发言的人数，我建议休会一小时。从非正式磋商结果看来，安理会的成员同意这个建议。在我们继续讨论时，我们将继续听取名单上发言人的意见。如无异议，这个建议就算通过了。

会议在下午九时十五分暂停，并于下午十时五十分继续进行。

122. 主席：印度代表发言时，请求将二十个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上提出、并已作为文件 A/L. 523/Rev. 1 散发的拉丁美洲的决议草案，现在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散发。如无异议，我请

秘书处将该决议草案文本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散发。既无异议，即照此执行。<sup>8</sup>

123. 库兹涅佐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请求安全理事会，作为当务之急，恢复对中东局势问题的审议。苏联代表团支持这个请求。我们十分留心听取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里亚德先生的发言，以及印度和尼日利亚代表对他们代表三个亚、非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S/8227〕所作的解释。

124. 中东局势问题，即消除以色列侵略后果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了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注意的中心问题，因为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在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结束时，以及现在第二十二届大会上，联合国各会员国都认为这是个首要的和紧迫的问题。

125. 联合国大会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最重要的结果是，不允许使用武力获得领土的原则得到确认，这是国与国之间建立关系时应依据的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之一。在那次会上，压倒多数的联合国会员国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最根本的是侵略部队从他们强占的阿拉伯土地撤出。反映在紧急会议文件上的就是这个撤军问题，这些文件已转到安全理事会，以便利该会把中东紧张局势作为极端重要而且紧迫的问题来审议。在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上的一般性辩论中所作的发言再一次表明，联合国各会员国认为以色列部队从其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离，是解决中东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这在一九六七年夏审议中东局势问题时是对的，今天，鉴于世界上那一部分地区正在发展的局势，更是对的。

126. 以色列不仅无意从它所攫得的阿拉伯国家领土撤离，而且从种种迹象看来，它正采取步骤尽可能加强它在那里的阵地。它在那些占领地区已设立了特别的占领行政机构，并且事实上正极力使阿拉伯国家殖民地化。占领者正在以不断增加的高压手段，在外国土地上作威作福，并在约旦西部、叙利亚领土的巴尼亚斯地区，以及西奈半岛沿海地带，驻扎占领军

<sup>8</sup>随后作为文件 S/8235 散发。



队。特拉维夫设想，以色列将继续对阿拉伯领土的罪恶占领，继续维持占领军，继续占用属于阿拉伯人的土地，从而甚至根据这种设想去编制其今后的预算。

127. 以色列吞并耶路撒冷城阿拉伯部分的企图，是它的侵略行为以及特拉维夫扩大领土野心的粗暴表现。这是公然抗拒国际法的昭彰罪行。大家还记得，联合国大会在紧急会议上曾两度谴责以色列当局对耶路撒冷的行动。七月四日及十四日通过决议〔二二五三(ES-V)及二二五四(ES-V)〕，完全驳斥了以色列对阿拉伯在耶路撒冷的领土提出所有权的要求，并强调了以色列政府为吞并耶路撒冷城老区部分所正采取的步骤在法律上无效。关于耶路撒冷的这些决定特别重要，因为决定十分明确地表示不承认以色列侵略的结果。也应该指出：大会对以色列没有执行大会七月四日关于耶路撒冷的第一个决议，表示非常关切。可是，以色列直到今日仍继续漠视联合国关于耶路撒冷的要求。

128. 特拉维夫对耶路撒冷及其他阿拉伯领土的态度，暴露以色列政策的全面侵略与扩张主义的性质。在特拉维夫，有建立一个“大以色列”的说法，对耶路撒冷的吞并被认为是一件不需经过讨论的事。以色列负责领导人号召国外犹太人移居到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安家。此外，他们也谈论这种占领对加沙及其他地区的阿拉伯居民的“好处”。这些话目前不仅由极端分子如达扬将军等公开说出，而且也见于以色列总理艾希克尔先生的正式声明中。

129. 以色列继续占领属于阿拉伯国家的领土，正在造成日益频于爆炸的局势，并构成紧张状态的持久根源，这样就经常有发展成新的突然的军事行动、使整个国际关系复杂化的危险。我们都知道目前苏伊士运河地区局势是多么紧张。以色列武装部队，明目张胆地违反安全理事会要求停火的决定，正在有计划地组织挑衅性的进攻；他们正在部署飞机、大炮、坦克，并正在炮轰港口设施、船只及运河西岸阿拉伯城镇的居民区，从而在和平居民中造成很大伤亡，野蛮地摧毁宝贵的财产。

130. 侵略者封锁了苏伊士运河，截断了这条世界贸易和船运的重要动脉的国际通航，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及许多其他国家遭受严重损失。在苏伊士运河

沿岸的以色列部队，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失去开放运河并恢复欧、亚、非三洲间经苏伊士运河通航的可能性。

131. 目前越来越多的情报表明以色列部队正向苏伊士运河移动，并正在一些阵地集中，这些阵地只能认为是对叙利亚和约旦组织新的军事行动的跳板，很难是什么别的。从国外运到以色列的武器正越来越多。特拉维夫军事集团正号召进一步加强武装部队的力量。特拉维夫对阿拉伯国家——最近还包括黎巴嫩——进行的威胁，越来越频繁。

132. 鉴于这种日益严重的紧张状态，不能排除中东问题日益严重复杂化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以色列沿苏伊士运河以及以色列——约旦前线和以色列——叙利亚前线蓄意挑起的军事事件发展成全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133. 大家都知道，以色列部队最近曾挑起新的军事事件——安全理事会通过各项停火决议以来最严重的事件。以色列驱逐舰埃拉特号侵犯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领海，十月二十四日以色列武装部队对苏伊士城的居民区及工业区进行了海盗式的轰击，造成很大伤亡及大量物质损失。这个新的侵略行为显然是和以色列政府关于为恢复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而作准备的历次公然挑衅声明有紧密联系，也和吞并其所征服的阿拉伯领土的政策以及所谓“占用”苏伊士运河东岸联系在一起的。如我们所知道，安全理事会在它的最近决定里，谴责了以色列的这些行为。

134. 因此，我们所面对的是以色列要用武力夺取阿拉伯领土的一个早就处心积虑订出的庞大计划。现在以色列已经到了试图实现其贪婪放肆的扩张欲望这一步。

135. 安理会恢复审议中东局势前夕，外交部长埃班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所作的最近声明中向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整个联合国提出的呼吁，只能认为是对安全理事会的威胁。以色列外长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拒绝还没有经过安全理事会审议的建议，他无耻地歪曲三个亚、非国家的提案的内容及精神，并且歪曲拟订这个草案的事实真相，我们对此感到震惊。对埃班先生声明的分析更加清楚地显示：以色列不想从其所

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军，侵略者想牺牲阿拉伯国家以达到获得领土的顽固企图，无疑是在中东建立和平的主要障碍。看来以色列领导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政治目光短浅对以色列本身可能引起的后果。

136. 然而不幸，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以色列的立场。以色列的扩张主义企图一直得到和仍然得到它强大的保护者，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纵容。没有它们大力的帮助和支持，以色列是不敢向阿拉伯世界挑战和对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发动一场军事冒险的。当前，在它企图从其罪恶侵略所造成的后果中捞得好处、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抗、并明目张胆地蔑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时候，它都不是单独行动的。

137. 同以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保护者仍继续鼓励以色列极端分子并怂恿他们提出新的和越来越贪得无厌的要求，实际上是在阻挠中东问题的解决。就在以色列的大炮野蛮地轰击苏伊士城的当天，美利坚合众国宣布它打算运送大批轰炸机给以色列，这难道不是有象征意义的吗？

138. 这牵涉到运送武器给以色列的问题，而以色列与侵略的受害者阿拉伯国家不同，它没有损失什么武器；最近的事件并表明它的军事潜力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不仅足以防守，而且足以进攻。这样的事实难道可以不问不理吗？当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帮助以色列进一步增加它的军事潜力时，我们就必须问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了。毫无疑问，这样做就是要煽动以色列进一步侵略阿拉伯国家，并加强那些攫取了外国领土的以色列极端分子的地位。这些行为构成了与侵略者的直接共谋，并且是对阿拉伯世界怀有敌意的挑战。

139. 所有这些事实和中东事态的全部发展，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请求提供了有力的根据。这个请求是：安全理事会应立即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并采取必要的决定，尤其是要求以色列部队从所有被它占领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和约旦的领土上撤退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它所占领的阵地。这是必要的，因为，只要侵略者还留在阿拉伯土地上，只要以色列还继续向阿拉伯国家提出领土和其他要求，就不可能在中东消除紧张局势和建立持久和平。纵容以色

列对领土提出要求就等于违反当代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和联合国宪章的根本原则。

140. 从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退以色列部队一直是，现在仍然是解决中东问题、建立和平、实现该地区各国之间关系正常化的最重要和不可缺少的要素与关键。苏联代表团是从解决主要问题，也就是解决以色列撤军问题这一点出发，来考虑提交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草案的。

141. 从印度和尼日利亚代表今天在这里所作的解释，我们知道，由亚、非三个不结盟国家——印度、马里、尼日利亚——所提出的决议草案，是对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长期探索的成果，是参加各方在艰巨的谈判过程中花了大量的劳动和努力之后制订出来的。我们赞扬这些人真诚地并出于好意地为求得根据联合国原则在中东建立和平有所贡献而作出的努力。

142. 由三个国家提出的草案含有一条措词明确的条款，内容是：靠军事征服来占领或吞并领土，是联合国宪章所不能允许的；因此，以色列武装部队应从最近这次冲突中所占领的全部领土上撤离。我们认为，这个对以色列撤军的要求，适合当前情况的需要，因为它规定侵略者的部队从非法占领的全部领土上无条件撤离。

143. 三国草案还包括旨在消除紧张局势根源的其他重要条款。草案中清楚地写明，中东地区每一个国家都有权生活在和平与完全安全中，没有战争威胁或战争行为；因此，这一地区所有各国都应终止交战状态和交战要求，并用和平手段解决它们之间的国际争端。草案也写明这一地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144. 这些条款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条款的用意在于巩固中东和平，达成会得到绝大多数国家支持的该地区各项问题的政治解决。在这方面，我想指出苏联政府曾经一再申明，它采取的立场是：必须立即消除以色列侵略的后果，同时必须防止最近或较远的将来在该地区再次发生军事冲突。

145. 对于任何一种解决办法，只要它规定以色列部队立即从最近这次冲突中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

上撤离，同时它又确认这一地区所有国家的民族独立生存的原则，以及它们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的权利，苏联愿意给予大力支持。

146. 在解决中东局势这个问题上，苏联采取的立场，完全符合民族自决的原则，这也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正如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先生在联合国大会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

“……苏联并不是反对以色列，而是反对那个国家的统治集团所实行的侵略政策。

“……

“苏联在维护民族自决权利的同时，同样坚决谴责任何国家试图实行侵略别国的政策，一种征服外国领土和镇压当地各民族的政策。”<sup>9</sup>

147. 三国草案也提出了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和根据国际法在国际水道自由通航的问题。苏联方面也认为这些问题必须解决，当然，只要已履行了主要的必需条件，即以以色列部队必须从其所占领的领土上撤出这一点得到了保证。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说，如果以色列要求阿拉伯和其他国家承认它的权利，那它就不能同时又拒绝承认目前在海外流亡的那部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合法权利，而且它还必须尊重联合国大会关于这一问题的许多决议。我们仔细研究三国草案，不得不说，其中一些条款没有充分考虑到苏联的立场。

148. 苏联对于解决中东局势的原则立场，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的许多场合已经说明了，并且是众所周知的。这一政策的要点如下：侵略必须受到谴责，以色列部队必须撤退到它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前占领线后面，而且侵略者必须赔偿它对阿拉伯国家所造成的损失，并必须遵守联合国大会关于耶路撒冷的各项决议。

149. 苏联代表团虽然宁愿有一个更彻底的解决办法，还是乐意支持由印度、马里和尼日利亚提出的草案，只要草案不受到侵略的受害者阿拉伯国家的反

对。这个草案必须被认为是走向中东政治解决和消除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的后果的第一步。

150. 现在，我想详细谈一谈提交安全理事会审议、供其选择以代替三个不结盟国家建议的另一草案，我们指的是由美利坚合众国所提出的决议草案[S/8229]，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草案？它的内容和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将它提了出来？当然，首先我们必须注意最重要之点：试看它打算怎样解决撤军问题和它给这个问题以什么样的重要地位。坦率地说，我必须说在美国的草案中这一关键条款的措词是非常含糊和模棱两可的；该条款被其他问题掩盖了；条款依照其上下文，又有助于以色列侵略者在执行要求撤军的决定时能多方阻挠，高兴占领阿拉伯领土多久就占领多久。而且，草案旨在支持侵略者对阿拉伯土地的领土要求。草案给人的印象是：建立中东持久和平所必须先解决以及作为首要条件的，不是要求以色列部队从它们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离的一个明确而毫不含糊的条款，反而是对一系列其他问题的解决。这个前提就使整个问题本末倒置。这样着手解决问题是不合逻辑的，只不过是作为以色列的利益服务。十分明显，侵略者武装部队不从它所夺取的领土上撤离，就不可能解决其他问题，也就不可能有中东的持久和平。

151. 美国草案中的撤军新方案显然地放弃了美国今年夏天所采取的立场。同那个美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投票赞成的有名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决议草案中相应的条款比较，这个新方案是倒退了一步。根据印度代表团提议，目前，发给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正是那个草案。事实上，拉丁美洲国家的决议草案规定以色列部队必须从最近这次冲突中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上撤离，而美国的草案根本没有提到以色列，也没有包含要求从最近冲突中所占领的全部领土撤军的任何条款。

152. 谁的部队必须撤离，往那里撤？美国草案对这个根本性的重要问题未给予有说服力的、明确的回答。不难理解，这样着手处理问题是企图把事情搅混，实际上也是帮助以色列达到它的领土要求。美国草案原文对“从全部”领土上撤军没有实质性的澄清，对目前讨论的问题是最近的冲突这个事实没有一处提到，这必须与美国草案中出现诸如“得到承认的安全

<sup>9</sup>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全体会议，第一五二六次会议，第44和47段。

边界”等词句联系起来看。它指的是什么边界呢？在“得到承认的安全边界”想法后面是什么呢？谁来决定这些边界安全到什么程度，由谁来承认这些边界？对所有这些问题美国草案都没有回答，大开方便之门，可以作种种不同的说明和解释，包括解释成以色列仍然可以任意建立新的边界和使它的部队只撤退到它认为适当的那些阵线上。以色列的解释就走得更远了。它宣称，安全理事会通过的一九四九年全面停战协定对它没有约束力。我们知道，以色列总是宣称非法占领加沙地带和其他地区的领土的不是以色列而是阿拉伯国家。

153. 因此，美国草案伏下这样一个可能性：以色列部队可以不从它所夺去的全部阿拉伯领土撤离，并且吞并这些领土的一部分。倘使并非如此，我们希望美国代表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解释，以说明美国赞成要以色列部队从所有被它占领的领土上撤退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前所占领的阵地上去。撤退占领者部队的条款在叙述上必须堵塞可作不同解释的任何漏洞。

154. 美国草案还有另一明显的特征。关于撤军的措辞是含糊和模棱两可的，而支持以色列要求和强加责任给对方的条款却是一字不苟和异常周密的。美国草案中没有任何条款表明：使用武力征服来占据或吞并领土都是不容许的；这不能视为偶然的疏忽。任何人不曾听说过美国官方代表对以色列极端分子以及以色列在中东征服领土和占领外国土地用过一个谴责的字眼。

155. 我们也不得不提到美国草案关于特别代表权力的条款。这个代表的作用只不过是利用联合国为以色列侵略作掩护，并意味着联合国实际上不必再参与审议和解决中东问题。而且，美国草案和三个亚非国家提出的草案不同，完全没有提到特别代表应在什么时候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这样一种无确定期限的委托将给耽搁和拖延提供种种理由，可以说，会使以色列占领的无限期延续合法化。

156. 总括起来可以说，美国代表团提出的草案企图支持侵略者，企图用联合国旗号来掩护侵略者的危险而罪恶的勾当。这一切原因使我们不能同意美国代表团的草案。

157. 然而，苏联政府坚信，目前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有利的可能性，在谋求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中立即停止作更多的危险的拖延。苏联代表团表示希望安全理事会迅速通过能保证阿拉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尊重、符合中东各民族自决的原则、并导致恢复和巩固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一项决定。我们这一方将用一切可能的办法，进行合作，务求达到这个目的。

158.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因为我接着尊贵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之后发言，我愿意代表我们大家表示我们对他的欢迎。他的出席使我们感到荣幸。他是经验很广、有伟大才能和崇高权威的人。我们许多人都曾跟他进行过讨论，并感到满意和受益。在听了他的发言之后，当我说我们期望会取得进展，更多的是由于同他私下磋商而不是由于听他公开发言，我相信他将会把我这番话看作对他的恭维。我深信，他来纽约不是为了散播不和，而是为了寻求令人满意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159. 对他的发言，对我们今天所听取过的其他发言，以及对当这关键时刻在安理会上还会作出的发言，我建议用一条主要准则来衡量：它们是增加仇恨和敌对，是在根深蒂固的立场上越陷越深，是恐吓、要挟、冲撞、挑战，是在辩论中争占上风、捞一把呢？还是相反地通过谅解、克制及愿意和各方商量的态度，为达成广泛协议从而导致有效行动开辟一条道路呢？

160. 我不举例比较。但对我所已听过的发言，我可以说，尼日利亚代表的发言，尤其是他以审慎公允的判断来考虑所有谋求有效进展的提议的这种意愿，使我特别敬佩。当然，强烈的感情、恐惧与希望，都会产生出过火的、有时是极端的和猛烈或怨恨的发言，这是容易理解的。但对我们大家来说，我们的责任应该是明确的吧。正如尼日利亚代表所指教我们那样，我们必须以尊重别人意见的态度去倾听并力求领会，然后寻求共同之点，坚持不懈地谋求一致，而且在这当中必须互相信任，并把求得成功的最大决心放在首位。我们来这里难道有其他目的？

161. 不少指责和对事实的曲解，在别的场所发生过。可是在安理会这里，我们也许应该提醒自己有

寻求解决办法和达成协议的义务。现在特别要记住，我们的主要义务是在实现共同目标中成为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

162. 这些也许是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有时是我们很容易或愿意抛在脑后的真理。这些至理名言今天最应该记住。我们每人都知道，至理名言怎样总是经常地被丢到九霄云外啊。

163. 我们已经有了—些共同点，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已经工作了数周去发现和明确这些共同点。我们大家都应该衷心感激他们的不懈努力。他们已经向我们汇报了他们在三个最重要的问题上的一致协议。

164. 他们一致认为应委派一名联合国特别代表前往中东。他们一致认为我们应按宪章第六章有关和平解决战争的各条款去行动。他们一致认为联合国特别代表的职责范围应该力求明确。

165. 的确，非常任理事国目前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因此，上星期六，他们曾邀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加草拟一份可以被普遍接受的决议。然而，对他们所已做的工作，对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协议作为前进的基础，我们应该表示感激。这个有限的然而却是可贵的开端，使我们可以感到满意和有信心。

166. 我冒昧地继续说，尽管这里常常听到指责和曲解，我深信，对我们应遵循的方针，安理会和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在很大程度上意见一致。如何平衡，如何阐述，如何表述，这些是困难和重要的问题。但几个月来，先是研究了今年七月提交大会的各个决议，然后研究了接着讨论过的各种议案。本文的任何公正观察者，对于在求同方面达到的程度不能不有深刻的印象。

167. 我不能想象，既然有这样广泛的一致，我们现在还无法决定怎样向前推进。我们都很熟悉这样的指责：我们在联合国往往能够成功地进行干预去平息战火，可是我们很少能够深入到纷乱的根源，从维持和平进到缔造和平。而现在我们是有机会实现中东的持久和平的。

168. 我们知道，对于诸如边界问题、保证问题

以及难民的悲惨处境等问题，我们不可能迅速地达成最后解决。但我断言，在如何着手以求最后解决这些老大难问题这一点上，绝大多数的意见是一致的。所有我们在安理会处理过的争议中，根据我的记忆，没有哪一次彼此一致之处这样多，也没有哪一次联合国全体成员这样渴望我们为在通往永久解决的道路上迈开步子而迅速找到办法。

169. 我觉得还可以肯定：我们全体现在都一致认为采取紧急的而且是立即的行动是必要的。以前我曾说过，安全理事会本应更早地开会并更迅速地行动。最近几个月来发生的每一事故，使我们更确信我们已经耽误太久。如果我们在夏季而不是等到冬季才采取行动，多少损害、流血、苦难本来不是可以避免的吗？但是，谈论过去的过错和耽误没有什么意义了。现在，我们可以在决不再耽误下去这一点上面联合起来。

170. 我发现各方面人士越来越坚信，倘若我们这次失败，目前摆在安理会上我们面前的可以决定新途径的机会将永远不会再来。我们现在有一个不可错过的时机。如果我们继续拖延下去，我担心我们将要开始沿着斜坡滑到新的恐惧、仇恨和动乱的深渊中去。而一旦我们开始在斜坡上往下滑，我们就可能永远无法返回原位。一致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它可能一去不复返。

171. 正如我刚才所说，没有人期待我们能在此时此地最后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所有困难问题。但是，尽管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如何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走，这并不妨碍我们立即表明我们应抱的宗旨。

172. 奋斗目标和平——持久的和平。我们需要最终结束过去几十年的不幸历史。我们永不主张回复到令人不安的敌对行为。在这个主要目标上头不能有妥协、犹豫或含糊。这是根本的。我国政府绝不想赞同只不过是继续假停火的任何所谓解决。

173. 我们深信，中东人民从真正和平与安全所得到的利益，对一切人都有莫大好处。各有关国家的资源以及人民的精力将转而用于生产建设事业。要让所有的人彻底摆脱使他们受害已经太久的恐怖和苦难，我们的目标不能低于这个。

174. 和平要持久，就得公正。它肯定不能建立在使用武力的基础上，也不能靠征服有理这一条来制订解决办法而强加于人。正是在寻求公正的解决中，联合国要起重要的作用。

175. 有那么一些人埋怨联合国过去采取行动和不采取行动，他们忘记了联合国的行动是经常受到一方或另一方、甚至是双方的阻挠的。我认为联合国只要能有半点机会，它都充分证明了采取国际行动是有道理的。正是联合国紧急部队，曾在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边界保持和平达十年之久。我们大家都称颂布尔将军和他的观察员，他们为了停息战火，保持和平，曾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坚持不懈地工作。我们 also 知道，也是当面临巨大困难的时候，联合国为解救难民痛苦而设立的机构，曾完成了令人敬佩的工作。国际努力，在其得以开展活动之处，都曾经无疑地起了很好的作用。没有国际支援和赞助，要想实现我们所盼望的和平的与持久的解决，我本人不相信是可能的。

176. 关于我国政府的政策，我谨声明，正象前些时候尼日利亚代表所先声明的那样，在冲突发生后这几个月，并且在这之前，我们的政策是鲜明的。的确，我谨声明，没有任何国家比我国更加一贯主张采取建设性的政策。几个月来，我们一直敦促安全理事会开会并采取行动；几个月来，我们都在强调不能推延；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建议要授权秘书长派遣一位特别代表。我们曾经说过，必须从占领区撤军和停止交战。关于安全边界问题，我们曾明确表示，这些边界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用武力或征服去解决。我们从一开始就表示，不要在耶路撒冷或别的地方，作出任何这样的事情，使我们想见到的关于和解的最后结果，受到不利的影响。

177. 我们象别的国家一样，对于国际水道通航自由感到关注。我们希望苏伊士运河能给各国船只开放，使大家都能受益。但正如我国外交大臣前一两天在下院所说，我们最大的关注是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时，我们将不允许任何较为狭隘的利益影响我们为达到这个目的而推行的各项政策。

178. 我们曾吁请着手制定一项崭新的、创造性的、范围广泛的政策去处理难民问题。

179. 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曾公开陈述了我们认为正确的政策。这些政策至今都没有改变。在公开与非公开的场合，我们曾一贯地陈述这些政策。我们自己的观点向来是鲜明的，我们相信我们的观点现在日益受到欢迎与采纳，尽管如此，我们一直十分愿意认真考虑别人的观点。我们经常想着：如果在联合国这里，我们显出最广泛的一致，并且具有共同的决心去把我们的各种决议付诸实行，那么，我们希望看到的为走向最后解决而采取的行动，就能非常成功。

180. 一旦我们决定并订出我们希望见诸实施的原则，在这一个原则范围内我们希望朝着最后和解前进，我们认为联合国特别代表就要起关键性的作用。固然，他在工作中必须与有关国家密切磋商和合作，而且他的目的必须是为了求得一致和促进一致。但我们也不要过分限制他的职权，我们要让他在我们宣布的原则范围内按照他自己最明智的判断便宜行事，我们不要对非常可能取得持久和平的一些方法企图过早发表意见。我们比以往更强烈地感觉到，非到联合国特别代表能够前往中东开展工作时，我们是不会看到什么进展的。一旦我们对指导他进行工作的原则作出基本的决定，实际进展的取得将是在中东，而不是靠我们在纽约这里继续辩论。

181. 我不想在这阶段谈论已经散发的决议的细则。问题也不是要在表决中求赢。我们不是要争输赢，而是要这次工作成功。问题是我们能通过什么样的决议，才有希望早日采取有效的行动。

182. 因此，我谨向安理会提出建议，在我们听取了辩论的初步发言之后，我们应有一段短时间在我们全体之间进行进一步的紧急磋商。我肯定说，我们之间有这样大程度的一致，有这么一些共同之点，我不相信我们的磋商会陷于失败。

183.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深切地希望，经过这次安全理事会会议，为达到中东和平而采取有意义的步骤的机会将会出现，对此我们将表示欢迎。非常坦率地说，我们本来认为，经过最近几个星期的紧张的外交磋商，等到达成先行的协议之后，才来举行这次会议，会更好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

会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使这次会议成为一个为达到和平而取得进展的好机会。

184. 在历时七个月的目前的危机中，我们自始至终一贯地坚持这样的看法：在这期间一直面临这个问题的安全理事会，应当尽到宪章赋予它的职责，帮助当事各方在该地区实现和平。安理会早就该采取行动了。在我们审议这件事的过程中始终存在而目前依然存在的问题是：安理会应当本着什么精神，按照什么原则采取行动？

185. 打开通向和平的道路，不能靠固执地偏袒一方的言行，不能靠旧调重弹的指责，象我今天晚上很遗憾地再一次听到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发出的那样。在方案中，一切有关方面，包括当事各方和本安理会的成员，要表现出另一种精神——温和、通达和宽宏的精神，这样的方案才会是有效的。本着这种积极的精神，我国还是愿意尽自己所应尽的一份力量，甚至超过这个，为在中东实现确定的持久的和平作出贡献。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S/8229〕。让我阐明这个决议草案的目的和具体规定，因为苏联代表对它的描述已使它的面目难以辨认。

186. 我们这个决议草案的目的，是要开辟一条新的途径，以达到在中东造成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局面，使这个地区的每一个国家都能够生活在安全、正义、荣誉和尊严之中。无论是中东国家，还是整个国际社会，都不能再忍受前一代人以来成了中东特征的那种紧张、不稳定和屡次发生暴力事件的状况。这些年来不落实的、时常遭到破坏的停战，必须代以持久的和平。

187. 至于我们这个决议草案的具体规定，它们反映了我们从今年五、六月发生的距今不远的悲剧性事件中得出的一个坚定的看法，这就是：这个地区的持久而可靠的和平，必须包含某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约翰逊总统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的演说中提出来的。在这篇演说中，他把这些原则扼要概述如下：第一、公认的民族生存权利；第二、对难民的正义；第三、海上无害通过；第四、对浪费性和破坏性军备竞赛的限制；第五、一切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188. 当然，这个概述，必须与约翰逊总统在同一篇演说中就这五项原则发表的全部意见联系起来看。我们现在重申那篇演说中的政策声明。我们这个决议草案的具体规定，就是以那个政策为根据的。

189. 意义至为重大的是，双方的主要当事国已经声明接受这些原则，作为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的架子。正是这个事实，鼓励了我们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拟订我们这个决议草案。的确，我们这个决议草案的明显要义是应当在中东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的确，其明显要义是这个和平应当包括从占领区撤走武装部队，终止交战要求和交战状态，以及互相承认和尊重该地区内一切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牢固和被认可的疆界与免遭武力威胁或武力对待的权利。我们的决议草案还同样地肯定：必须保证该地区内国际水道的通航自由；必须使难民问题得到公正的解决；必须采取包括建立非军事区在内的各项措施，保证该地区内一切国家的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和政治独立；并且必须实现对该地区内浪费性和破坏性军备竞赛的限制。

190. 如何在实践中达到这些目的，方式、方法和步骤如何，只能通过特别代表与当事各方协商去解决。在我们看来，实现共同的目标，必须在设想和实践中把所有这些目的都充分地考虑进去。还有就是，美国决议草案的原文对直接有关的各方的立场都照顾到了。简单说来，它要作这样的努力：在目前做目前所能做到的；在联合国之内，在宪章范围之内，发动一次外交上的努力；以及为这样一次缔造和平的努力定出方针和目标。

191.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深信不疑的一点——这也应该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实现中东和平必然首先要靠冲突中的当事各方。正如约翰逊总统说的，迟早还是他们自己在该地区非达成和解不可。我们也同样确认，在缔造和平的过程中，联合国能够给予大力帮助。

192. 我们坚信，我们的决议草案包含着一项有意义的委任活动。这项委任活动应该是安理会可以接受的。它的范围也广泛到足以涉及所有直接有关国家，因而能够使外交过程很好地活跃起来。老实说，



我们并不设想，这样一项委任活动，其具体规定可以使阿拉伯国家或者以色列完全满意。因此，我们作了这样的尝试：在具体规定中，就有关的一切政治争端，提出处理方针；在措辞上，我们认为考虑到也照顾到有关各国的立场和根本利益的。总的来说，意图是把它作为特别代表工作的纲要，有关各国可以按此同他合作，求得有关问题的政治解决，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93. 在这个阶段，安理会所能作出的最有建设性的贡献，就是肯定这样一些原则，给特别代表提供这样一些方针，而不是务求颁行解决办法的详细条款。然而，缔造和平的过程必须开始。它已经耽误太久了。我们这个决议草案，是要使这个过程开始，而且现在就开始。美国认为，早就该派联合国代表到该地区去的。它认为，现在、立刻应该派他去，以期纷争得到基本解决。

194. 我代表我国政府，向安全理事会以及有关的当事各方保证，我们将按照这个决议草案，运用我们在外交上和政治上的影响，支持联合国代表的努力，以达成正大公平的解决，使该地区所有的人都能在和平、安全和宁静中生活。

195. 中东前一段的悲剧，在于未能把到来的机会转化为有益的现实。如今，当以往曾被排斥的设想似乎会得到更乐意的接受的时候，我们可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机会。我们拿出我们这个决议草案，作为在和平的艰难道路上前进的必要的下一步。对于惹起的很深的情绪，对于各方面曾经蒙受的苦难和冤屈，我们是很了解的。但是，此时此地，在安全理事会，我们可以迈开第一步。我们可以转过这条路上非转不可的弯。让我们开展这个过程，转过这个弯吧。我们诚心地希望，这个过程最终会把中东引进一个和平、安全和进步的时代。

196. 主席：在我的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可是，在会议暂停当中，以色列代表于下午九时三十分通知我：他的代表团已经决定在今天的会上不发言。因此，我请下一位发言人、埃塞俄比亚代表发言。

197. 马康南先生(埃塞俄比亚)：我想抓紧这个

机会，在安理会当前的讨论中发表一些初步的意见，以表明我国政府在目前局势下的态度。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举行的安理会会议上，我和安理会的几位成员一起，吁请立即派遣秘书长的一位特别代表到中东。当时我说：

“这样一位代表的活动，当然必须在安理会授权任命代表的决议中所重申的一般的和全面的原则方针的范围内进行。”〔第一三六九次会议，第135段。〕

198. 我国代表团在敦促派遣一位特别代表到该地区去的当时，抱着三点非常重要的考虑：第一、派遣这样一位代表要作为当务之急，使得中东这个发生动乱的地区，驻有一个起作用的联合国人员；第二、这位特别代表，应该掌握经过商定的工作方针，以此作为依据，与各有关政府进行接触，务求开展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希望最终在该地区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第三、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方针应该得到整个安理会的支持，从而提高这位特别代表进行委任活动的权威。

199. 一心抱着这几点考虑，我国代表团积极参加了过去几周在安全理事会十个非常任理事国之间进行的非正式磋商。而且，为使十个非常任理事国之间的磋商得以顺利进行，为了有助于形成一个共同意见，并以此为基础，首先在十个非常任理事国之间，然后在整个安理会中能够取得一致，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地和阿根廷、巴西、印度、尼日利亚和马里各国代表团一起参与了一个工作文件的详细制订。日本代表团在后期也参加了我们的工作。

200. 那个工作文件，其实质已经包含在印度、马里和尼日利亚提出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决议草案〔S/8227〕之中，赢得我国代表团的赞许，不仅因为我们觉得它是以向联合国大会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提出的拉丁美洲决议为基础，而那个决议我们当时是支持的，而且因为在我们看来，着手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可取的，有关的各项原则得到了肯定，并保持了合理的均衡。我国代表团仍然坚持那些原则，它们原先包含在亚非和拉丁美洲各国代表团制订的工作文件之



中，而现在则体现于印度、马里和尼日利亚提出的决议草案之中。

201. 在支持上述决议草案中所肯定的一系列原则的同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声明，在中东局势发展的这个特殊阶段，安全理事会采纳这些原则时方式如何，具有特别意义，我们对此特别重视。我国代表团，听到今晚发言的两个决议草案共同提案国表示了基本一致的态度，感到特别高兴，大受鼓舞。我们的同事印度代表，在提出决议草案的精采演说中讲清楚了：这个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将——用他的话说——“愿意考虑对这个决议草案中某些段落提出的建议”。我们的同事尼日利亚代表，在解释这个决议草案的同样漂亮而雄辩的发言中，向安理会保证：提案国欢迎批评，它们提出这个草案，并非采取“要就要，不要就拉倒”的态度。

202. 三国决议草案提案国的这种和解和合作的态度，我们认为极有意义和值得赞扬，尤其是在我们进行共同努力的这个阶段。因为我们进行努力，目前这个阶段是最关键的。这不仅因为这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而且因为，鉴于那个动乱地区目前存在着对抗和僵持的危险局面，迫切需要安理会采取行动，这个阶段的努力，是个非常重要的开端。

203. 我们将要付以崇高使命的那个人的工作，即我们这个组织派驻那个地区的代表的工作，我们认为，不应该一开始就弹出分歧与不和的音调，不应该是意见不一致的产物。相反，他的工作，应该一开始就得到安理会全体成员、特别是常任理事大国的毫无保留的祝福和一致的支持。

204. 我们既然非这样做不可，对自己以及对联合国，都有义务继续作一切努力，尽可能得出一致同意的方针，交给特别代表，使他在意识到有我们全体支持的情况下，能开始执行他的艰巨任务。在我国代表团看来，安理会在此时此刻召开正式会议，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有益的机会，使我们能够继续和加紧已经开始进行的磋商，在磋商中利用我们正式和非正式接触的一切机会，并且经常记住，必须给我们特别代表一个高高兴兴、满怀希望的欢送。

205. 本着这个发言的精神，并为了全力从事于

中东地区公正持久和平事业，我保证本代表团将同大家进行不懈的合作，尽一切努力求得大家一致，这个一致，对于为达到在该地区实现持久和解而开展的过程很必需，很重要。我深信，如果我们能够在当前的讨论中达到这样的一致，作这样一个积极的开端，我们就已经首次翻开中东地区国家关系新篇章的第一页，对此，我是满怀希望的。

206.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主席先生，我还得表示赞同会上对您表示的、您当之无愧的敬意，并赞同会上提出要在您承担了极其繁重的任务中同您合作。您当然可以指望得到我国代表团的全力支持。我觉得，您在主持十个理事国之间的磋商中的表现，已经赢得了我们的敬仰。我还想表示赞同会上对您的前任、日本代表所致的谢意，这也是他所应得的。

207. 我在上一次会上说过，联合国在中东方面必须采取的行动有三种：第一、监督当事各方遵守停火；第二、帮助秘书长加强为保证停火得到遵守而设立的机构；第三、通过秘书长的一位代表进行工作，尽快转入在该地区建立和平环境。

208. 我们已经作了许多天的艰苦努力来解决第三个问题，而正如尼日利亚代表在他那出色的、坦率的、有益的讲话中正确地指出的，我们至今还不能达成协议。但是，正如联合国代表所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联合国能够而且必须帮助在中东实现和平状况。联合国现已充当和平维护者，而各直接有关的当事国愿意加强该地区维护和平的措施，这表明它们清楚地认识到联合国对它们是有帮助的。同样，这似乎也得到公认：委派一位特别代表也会有帮助，联合国能够而且应该在当事国面临的局势中充当有用的调停者。

209. 从六月停战以来，加拿大代表团一贯支持这一途径——今晚提到一贯的可不少。的确，在安理会休会以便联合国大会开紧急会议之前，我们曾于六月十四日非正式地散发一个决议草案，建议请秘书长委派一个特别代表前往该地区帮助建立和保持各当事国之间的接触，以便缓和紧张局势，并在该地区实现和平状况。

210. 我们当时希望安理会早一点而不是迟一点采取这种行动。可以理解，该地区各国希望在紧急会议和本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中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但迟早总要出现这些问题：怎样才能防止敌对行动在中东再次发生？怎样才能缓和紧张局势？怎样才能建立和平环境？

211. 在安理会上，对原则曾议论纷纷，特别是关于撤军的原则，关于不用武力取得领土的原则。我们当中对宪章上有关这些问题的文字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就是：根据宪章第二条，全体会员国都庄严地保证：“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我再说一遍，正义。同样，全体会员国都承担了义务，在它们的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点，因为我们都受宪章的约束。

212. 在我的一些同事曾提到的漫长的私下磋商中，我相信，对于和平解决或有时叫做政治解决的必要性，以及对于安全理事会为全面解决各项争端（包括撤军问题、保证国际水道自由通航问题，当然也包括根据宪章第六章公平地解决头等重要的难民问题）的程序作出建议的必要性，我们也有共同点。

213. 我们所未能完全一致的，是关于特别代表的委任活动。加拿大代表团认为重要的是该特别代表必须能够帮助当事国达成协议。我们早些时候曾建议：该特别代表也许希望这项委任活动只作一般性规定而不涉及一些有争论的问题，以便开始讨论。但如果在明确的指导方针或行动原则的基础上，他可以更容易发起这些讨论的话，只要这些方针或原则是均衡的和公平的，我们将十分愉快地表示同意。

214. 我这样说并非指当事国非赞成我们所做的不可。很明显，安理会各理事国必须负起宪章所规定的责任，采取实际步骤以达到公平的解决。但在被公认为主动外交而不是强迫人接受的解决的场合，这就意味着直接有关各国的默许是必要的。因此付托给特别代表的委任活动必须要求一切当事国合理而均衡地承担义务。

215. 在我们的讨论中曾着重谈到撤军和在什么

情况下撤军的问题。这一点，我觉得，的确是使我们分歧的主要问题。有些人力图证明撤军是解决纠纷的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说我们必须恢复六月敌对行动爆发前的局面。我们认为这是既不现实也不足取的。撤军的确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不能把它孤立起来看。我们无论如何要避免再一次造成导致一九六七年六月爆发敌对行动的那种局面；我们必须保证那种局面不再出现。

216. 概括地说，我们的目的应该是从战争局面转移到和平局面——一种公正的和平局面。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达到解决争端或政治解决，就必须实现撤军，撤到得到承认的安全的边界，或者说受尊重和被承认的边界，正如我们在工作草案里所说的——这些草案是加拿大和丹麦同其他理事国在最近的非正式磋商中讨论过的。这些草案都包括一项关于撤军的条款。我们对过去几周的谈判过程的贡献就是：试图对开展和平解决这个过程所需要的均衡的性质试行提供确切的说明。

217. 我们感到遗憾：以印度、尼日利亚和马里的名义提出的决议草案似乎不大可能收到我们想取得的开展和平解决这个过程的效果。我们觉得美国的草案更好，因为它更充分符合我曾提及的均衡的标准。可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在这一点上我和埃塞俄比亚代表是一致的——进行竞争和争论，而要谋求我们之间的一致，以及使安理会尽早采取对陷入纷争的当事各方以及在苦难中的中东各民族都有好处的行动。

218. 加拿大是赞成撤军的——是的，赞成那导致和平状况而不是恢复引起最近冲突的那种局面的撤军，这一主张已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第一三四一次会议〕由丹麦和我们提交本安理会。

219. 走向和平解决或政治解决的时间已经晚了许久了。我们恳切要求安理会不要灰心，而要继续全力以赴，设法达成实现这个目标的书面协定。

220. 最后，我想说——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联合国代表——安理会不应该，也不敢，错过这个使联合国的调停人发挥平息中东动荡局面的作用、从而使中东各国和解的过程得以开始的机会。

221. 博尔奇先生(丹麦):自从本安理会上次公开会议讨论中东全面的政治局势以来,几个月已经过去了。我们当时的会议,是在一场战争扰乱了中东全局并激起了不利于和平政治解决的情绪之后,紧接着召开的。在这几个月间,灰尘已有时间平息下来,我们对当前的问题有了一个清楚的图景。

222. 自从五月中中东局势发生急剧恶化以来,丹麦代表团努力遵循一条基于如下几点主要考虑的、始终如一的政策路线。

223. 首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在行使它对维持国际和平安全的职责时,无论采取任何决定,都应该是切实可行的,其目的应在于缓和紧张局势,逐步求得对该地区多而复杂的问题的解决。

224. 在危机逐渐严重的时期,我们认为安理会可能做的最好的事是要求该地区所有国家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使局势恶化的任何步骤。这观点是我们当时鉴于局势的发展而形成的。这一局势,我国前任代表、现丹麦外交部长,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安理会的一次发言中曾描述如下:

“沿着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边境一直在集结军队。无可否认,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已布置好了。”〔第一三四一次会议,第69段。〕

我们只能表示遗憾,尽管有些代表团赞成我们的观点,但象我们所建议的那种预防性措施在这个安理会上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

225. 当战争爆发,甚至在开火的头一天,我们即努力使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立即停火。遗憾的是,我们和与我们同一观点的在这点上都没有立刻取得成功。经过三十六小时后对这点才取得一致。假如在较早的阶段达成协议,许多事情已可能改观,许多牺牲也可能避免。如果战争当时就被遏止,我们就会提请安理会马上着手处理中东的各项政治问题,以真正摆脱将近二十年来造成了不断紧张和引起了三次战争的局面。

226. 回顾一下过去,也许现在就更易理解为什么不能从当时就开始这样的发展。要创造一种有利于

在政治方面取得进展的气氛,需要一段冷静下来的时期。

227. 从这点出发,我们于是在将近四周前参加了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之间的磋商和讨论。我认为当时我们都不敢过于乐观。我们曾以为局势的实况已经大白,进而谋求解决的先决条件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228. 我国外交部长,十月份在纽约期间,曾积极参加非常任理事国的工作。经与主要当事各方以及安理会全体理事国商谈,我们终于和加拿大一起提出了一个工作文件——我们当时希望这工作文件可能被用来作为基础,起草一项决议,提请安理会通过。以上一切诸位大概都知道。

229. 其他成员国也提出了工作文件,而且,主席先生,在您明智的引导下,和较早一点,在尊贵的日本代表的引导下,作了广泛的努力去寻求共同点。在这过程中,通过对各种文本的修订,若干问题澄清了,一些次要的分歧也消除了。尽管如此,事情发展的结果是,我们在非常任理事国那一组的谈判结束时,发觉无法达成协议,特别是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即关于撤军的方案和应在什么情况下进行撤军这个问题。

230. 在这方面,我想重提我国政府不止在一个场合表明政策。六月二十一日,丹麦总理、当时兼外交部长克拉格先生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说:

“所以我以为不能把撤军问题当作一个孤立的步骤来考虑。撤军问题是和一些争辩最激烈、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密切联系的,比如,最后解决该地区的国家边界问题,以色列乃至该地区一切国家关于保障它们领土和政治完整的要求的问题。”<sup>10</sup>

231. 而且,克拉格先生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中说:“领土取得不能以军事行动为基础……一切会员国都有和平生存的根本权利。”<sup>11</sup>

<sup>10</sup>同上,第一五二九次会议,第73段。

<sup>11</sup>同上,第二十二届会议,全体会议,第一五六二次会议,第83段。

232. 我国外交部长塔博尔先生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的公开声明中进而说：

“我们认为，这些原则的完全贯彻将包括撤走以色列军队；保障该地区所有国家领土和政治完整，包括该地区国家边界的最终解决；自由通过苏伊士运河和蒂朗海峡的权利；限制向中东运进武器；最后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解决难民问题。”

233. 我希望在本议席上对这些原则的有效性有普遍一致的意见；但是，我当然知道临到要决定应如何把这些不同的因素互相联系和彼此均衡时，困难就会出现。

234. 我们的意见一向是，现在仍然是：关于基本政治问题，除非双方都觉得这种解决无碍于它们的生存，否则将是无用的和不可行的。同时，在双方的要求之间，还必须有谨慎的均衡。归根结底，这表明均衡必须在比较低的水平上去找，或者换句话说，政治解决范围的共同基础是相当小的。

235. 当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之间的最近的谈判结束时，至少就这次讨论中前面所提到的三点达成了协议，这就是：在现阶段我们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六章进行工作的；联合国的一位特别代表应前往该地区；应该为该特别代表的工作定出一些指导方针。

236. 当然，这些指导方针如何制订是产生目前僵局的根本原因。但是，在这三点上已有广泛协议这一事实，难道不是给我们全体加上一项义务，去再作努力，以求达成一个能得到安理会全体理事国支持、并在执行中可望得到当事各方的合作的解决办法吗？至少我国代表团认为是这样的。我们准备在为此目的而作的任何努力中，继续起我们一点微薄的作用。

237. 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有结构上的不同。大会的决议采取建议的形式，因而可以看作世界舆论的表示；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则要作为行动的依据。就后者来说，冲突双方都给予积极合作是最重要的。对于象我们当前这样一个事件来说，这点似乎特别正确，我们的目的正是要派一个特别代表到中东去帮助有关当事国寻求一项解决办法。但是，我要再一次强调，我们希望有可能避免对抗，而安理会则将继续寻求协议。

238. 本年六月，安理会能面对着战争而采取一致和坚决的行动。按照我们的意见，虽然我们幸而还未受到一场实际战争的威胁，但如果我们现在能全体一致地决定一条途径，达到解决世界上这个经受了严重考验的地区中那么多而复杂的问题的话，那么，无疑地安理会将为中东和平事业作出贡献，为该地区的一切民族造福，并为联合国增光。

239. 贝拉尔先生(法国)：在安理会没有再举行会议以审议整个中东危机问题的四个月间，对解决问题没有取得进展。当地的局势依然充满着危险。领土的占领及其不可避免的后果，仍处于战时状态的武装部队的对峙，必然会引起新的事件和使整个地区的不安全感继续下去。用鱼雷击沉埃拉特号舰，轰炸苏伊士城及其炼油厂，为此提供了非常生动的证据。

240. 正如法国政府在好些场合，甚至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就指出的那样，战争本身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它所引起的危险不但威胁有关的区域而且威胁整个国际社会。唯一能行得通的就是政治解决。我所谓政治解决，就是不以武力强加于人的解决。只有政治解决才能使各民族——他们除共处外别无选择，并且最终必须达成互相谅解——彼此共同生存下去。

241. 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开始以色列政府与阿拉伯各国政府之间的直接谈判的想法或说法，是现实的吗？我们可以援引法国外交部长六月二十二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声明所表达的观点：这种想法或说法等于预先肯定问题已经解决。外交部长在那声明中说：

“怎能期望这些二十年来拒绝和以色列谈判的阿拉伯国家——尽管它们遭受过很大的冲击，或者可能正因为这种冲击——今天会比昨天更愿意谈判呢？我敢说，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难指望哪怕是最起码的对话。”<sup>12</sup>

242. 因此，据我国政府的意见，似乎需要外界帮助——换句话说，国际行动——以便使一个新趋向产生并得以在有利情况下发展。现在就能在联合国范

<sup>12</sup>同上，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全体会议，第一五三一次会议，第101段。

围内采取这样的行动。关于这点我们相信国际舆论既然能在联合国大会上得到表达，就能起有效的作用，促使当事国在观点上寻求妥协，并让它们看一看它们的态度所引起的各种反应。然而，我们总是感到应由安全理事会指出解决整个问题的途径。这显然需要各大国达成协议，各大国必然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的责任。如果缺少这一协议，中东危机注定要继续下去。

243. 因此我们今天再一次不仅向有关当事国呼吁，而且向安全理事会全体理事国呼吁，要努力创造和平解决所必需的条件。

244. 并且，如果阿拉伯国家准备接受这样的解决，它们必须能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接受，就是说，摆脱外国军队在它们国土上造成压力的那种自由。在战斗结束后，法国政府曾宣布：

“很明显，关于有关国家的领土范围和公民地位，任何就地既成事实都不能视为定局。”

这点，正如我国部长古夫·德姆维尔先生于十一月七日在法国国民议会上再次提起的，仍然是我国的立场。我国认为以色列军队从最近冲突中所占领的领土上撤出，是解决各种问题的必要先决条件。

245. 每个当事国都有生存和保证自己安全的权利，这点从一开始既然是清楚的，因此，这些问题似乎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难民问题。由于战争的后果，他们的困苦已达到新的和悲惨的程度。有些问题，例如通航，必须解决。其他问题亦已出现，包括最严重的耶路撒冷的命运问题，对此联合国大会已通过两项决议。

246. 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已建议任命一名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去就地帮助贯彻执行安理会将要确定的原则。我们认为应对这个建议严肃地加以审议。我们高兴地支持该建议。然而，很明显，将这样一个特使派往中东而行囊中只有宪章是不够的。除非安理会对他工作中须遵循的原则作出充分明确的规定，否则他将无法作出任何有益的贡献。

247. 在辩论的这一阶段，我认为详细讨论这些原则没有什么用处。我仅再次强调要取得那一部分世

界的安全，不能靠一些煽动仇视、助长愤怒和激起憎恨的措施，只有靠一种能鼓舞人们信心的公正而温和的气氛。一个征服者想从赢利尽可能榨取最大限度的好处，这对于他是危险的、致命的诱惑。历史为我们提供过教训，这样一种态度，必然使那些开头似乎从中得利的人们反受其害。

248. 以色列的代表在若干场合，而且有时就在这张会议桌上，宣称他们乐观地展望将来有一天，该地区的国家之间会实行有成效的合作，不问种族、宗教或政府制度的区别。法国是种族主义的传统敌人，它对犹太人许多世纪以来所遭受的严重苦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生命牺牲，也许更比其他国家充满愤慨与同情。因此这样的合作是和我们的愿望一致的。然而很清楚，这种发展只有在紧张得到缓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不久的或遥远的将来的友好合作，要有紧张得到缓和为之先行开路。

249. 我们曾试图防止却又沉痛地目击这场冲突。我们但愿，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从这场冲突中终于会产生确立真正和平的希望。这种和平是建立在公正合理解决的基础上的，只带着尽可能微小的痛苦和怨恨的痕迹。

250. 我们以前曾说过，现在重说一次，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犹太人和穆斯林必须能在和平、容忍和互相尊重中在中东共处。这就是法国所希望的。就是这一考虑使法国代表团在目前的会议中采取这样的立场。

251. 鹤冈先生(日本)：首先我想向代表们表示深切感谢，感谢他们对我在上月任主席期间所做的，或至少是努力想做到的，说了好话。

252. 中东的局势依然很严重。自从公开战争爆发，五个月已过去了，而联合国仍未能在该地区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这方面起到积极的和有益的作用。然而我们不甘就此灰心，我们觉得承认失败还为时过早。

253. 在十月二十五日安全理事会第一三七一次会议的结束阶段，当重申严格遵守安理会停火决议的必要性时，大家明白，我们将要继续从事紧张的磋商，去努力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特别是在委派一位

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前往该地区这个问题上。如同大家所觉察到的，从那时起，安理会成员国之间曾通过不懈的努力进行磋商，以便得到一个在中东谋求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方案。今天安理会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要求再次开会来审议这问题。两个决议草案已提交给安理会；一个由印度、马里和尼日利亚发起的〔S/8227〕，另一个由美国发起的〔S/8229〕。

254. 我现在发言的目的并非要讨论那些提案内容。我只想说我发现两个决议草案各有优点，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是两个草案的本文似乎都不能充分反映安理会的共同意见。尽管最近遇到挫折，我国代表团仍然希望进一步的磋商很可能导致妥协和形成安理会全体成员能支持的共同意见。我们很重视这个目标。对于这问题，我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255. 我很注意地听了前面各发言人的发言，我看不出在这个阶段把问题推向摊牌会获得任何建设性的东西。在我个人——我想象其他理事国也很可能和我一样——则希望有更多时间来审议摆在我们面前的两个决议草案，来从事进一步磋商和再次努力去求得共同意见。在中东局势继续严重的情况下，我认为这样的要求并不太过。不用说，我国代表团随时准备并愿意贡献一份力量，和其他代表团合作，共同寻找一个可以全体通过的、意见一致的解决办法。

256. 鲁达先生(阿根廷)：自五月中旬由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撤出而引起的中东问题尖锐化以来，我国已自行负起一定的责任来做其力所能及的一切，来恢复原来虽不稳定但已存在了差不多十年的和平。在这方面，我们对在安理会和后来在联合国大会的工作一直都抱着平心静气的态度，并怀着一种愿望，以求在联合国宪章的范围内找到解决纷争的办法。

257.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即敌对行动爆发的当天，我国政府声明说，它

“……要沉着，以便衡量冲突的理由和当事国家的强烈愿望；要保持不偏不倚的独立的判断；首先，声明要力求公正，并照此实行，相信这样做将最有利于和平和世界秩序的更高利益，最有利于共和国本身长远的合法利益”。

258. 当时我们代表团支持六月六日第二三三

(一九六七)号决议，该决议呼吁有关政府，“作为第一步”，采取一切措施来实现立即停火和停止该地区的一切军事活动。我们当时参加表决，充分意识到，安理会的努力不能仅限于达到停火，它还要继续争取实现世界和平。

259. 当苏联提议召开联合国大会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的时候，我国代表团并不支持那个请求，虽然本着合作的精神，确实参加过讨论。我们不同意召开大会，因为我们当时觉得，现在仍然觉得，安全理事会并未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它有足够的权力和必要的机器来彻底发挥其作用，直至获得满意的解决。

260. 今天，我们在和六月间同样的情况下回到安全理事会，我们相信时间已证明我们是对的。我们还没有由联合国任何机构对中东危机发表确定的意见。另一方面，我们不会不认识到，在紧急会议的广泛辩论中澄清了联合国各会员国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261. 因此，我国代表团现在再次参加这一辩论，带着它的政府很简单的训令——即重申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以及后来在紧急会议和第二十二届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中所采取的立场。

262. 正如我们在其他场合已经指出的，我国代表团既然这样重视争取以正义和实行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它相信必须以和平方法来求得这问题的解决。这不仅符合当事国家本身的利益，也符合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利益，它们都可从和平中得到持久的利益。这冲突几乎和联合国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而且从一开始即引起对这一组织的效能以及其所根据的原则的意见分歧。

263. 阿根廷共和国虽然在地理上远离事件的舞台，但仍和当事国家通过友谊的纽带而有着联系，它认为它应责无旁贷地去做其力所能及的一切，来确使中东可以转变为象今天尼日利亚代表所说的一个生活可以安定而有秩序地发展的地区。

264. 我们知道仇恨一直是激烈的，而且要在一天内消除二十年的冲突是不容易的。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是要各方面都尊重那些规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法律准则，并按照这些准则办事，特别是按联合国宪章定下的各项原则办事。我们从没

有要求任何方面放弃其合法利益，我们将来也不会这样做；但同时我们认为必须有明显的彼此相当的让步，而且和平解决必须在当事国家可以坦率表示其自由意志的环境下实现。

265. 在六月十四日的安全理事会的第一三六〇次会议中，我国代表团在同一座位上曾作如下的发言——请恕我引用全文，但我觉得必须这样做以阐明我们观点的基础和我们怎样一直保持我们的立场：

“由于这种理由，我国代表团坚信，在这一阶段，安理会有责任设法建立使谁也不在强制手段的威胁下进行谈判的环境。我们相信，这样的环境，除非是一方面撤出军队，另一方面保证国际运输要道自由通航，否则是不可能造成的。一句话，我们的意思是放弃敌对态度而建立有利于和平的心理状态。我们认为双方应处于能自由表达其愿望的地位。因此，我们不能支持苏联的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的第2段。虽然我们认为撤军是和平的基本条件之一，但任何一方都不应受到压力。进一步说，我们认为中东问题只能以和平方法解决，而第一个应采取的步骤或应使用的办法是创造一种谅解的气氛，这将使双方易于达成协议。”〔第一三六〇次会议，第72段。〕

266. 我们的立场的基础已由我们的外交部长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在联合国大会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期间、第一五三七次会议上的发言中作了较详细的说明。我们认为他已在那里把阿根廷立场的基础说得很清楚，现概括如下：

（一）大会应使当事国家注意宪章第一章所载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第二条第3段和第4段，以及第三十三条第1段和第2段中所载的原则。

（二）安全理事会应研究目前的局势和冲突的近因和远因。

（三）安全理事会可以委托一人或一组人“负责和当事国家保持联系，听取它们的要求，了解它们的观点并努力促成它们之间的真正和解”，这样安理会可以更有效地完成其研究目前局势以及冲突的近因和远因的任务。

（四）我国代表团认为仅仅撤军本身并不能使和

平实现。我国外长在说了这点之后跟着说：“这样的撤军，如果要有真正合乎逻辑的意义和健全的法律基础，必须同时伴着交战状态的结束。这样当事国家将可以在毫无强迫的情况下寻求解决方法，可以自然而然地同意保证承担它们可能提出的义务。”我国外长当时引证了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在里约热内卢签订的非战、互不侵犯及和解条约第二条的先例，那是由我国，特别是由当时总理卡洛斯·萨维德拉·拉马斯先生倡议的。关于在我国看来应该立即终止的交战状态，阿根廷外长说：“援引交战状态不能只是为了承担从支配它的原则产生的仅仅一部分逻辑后果。如果援引交战状态，是为了从法律上说明一般原则有某些偶然及特殊的限制，那么，也不能因此就不承担交战状态的全部后果。”

（五）必须研究有关宪章第一条第3段的其他首要问题，那就是难民、伤员和战俘的情况。外长当时还提到我国政府对耶路撒冷城所采取的立场。

267. 我刚才所扼要说明的，我国政府的总的立场，已很清楚明确地反映在由二十个拉丁美洲国家提出的草案中（见文件A/L. 523/Rev. 1）。该草案在七月的联合国大会上表决时，五十七票赞成，四十三票反对，二十票弃权。

268. 现在，在十一月，在目前辩论的过程中，我们面对着这样一种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以前曾支持和投票赞成拉丁美洲提案的会员国，有些现在在描述中东近来发生的事情时，好象宁愿不提此事，而其他国家——那些当时是指摘该提案的——现在却支持我们。这个决议草案，安理会所有理事国都很熟悉，因而我国代表团不用复述提交该草案时的论点，重申它拥护该草案所载的一切意见。

269. 在目前第二十二届大会期间最近的一般性辩论中，在九月二十七日召开的第一五六九次会议上，我国政府支持拉丁美洲小组的立场，认为它的“行动沉着而客观，并不要求任何一方作任何不应有的让步，也没有向它们提出任何不符合解决战后问题的正常条件的要求”。

270. 在那个场合，阿根廷外长再次声明“从被

占领区撤出军队和终止交战状态出发，和平是可以达到的”，这是走向最后和平的第一步。

271. 我刚才说过，在现在安全理事会辩论的新阶段，我国代表团只想重申我国自六月以来一直保持的立场。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和平的利益。我相信在安理会中没有任何方面会怀疑我们这一目的。我们坚持：我们三个月前视为正确的解决方法今天仍然是正确的。我们对大会中某些代表团对我们的批评曾给予应有的注意，对今天可能提出的批评我们也将同样加以考虑；但作为我们立场的基础，我们可以重复的一点是：我们并不为任何人的特殊利益服务，我们希望没有任何人想利用这次冲突来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

272. 我们谨邀请当事国家在谅解和冷静的气氛中进入这一个新阶段。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们才有可能达到根据宪章原则的解决。

273. 我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安全理事会应通

过一项能使联合国对结束这一危机发挥其一份作用的决议。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回答了联合国组织一直不能不正视的当代一个最重要的挑战。

274. 主席：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人了，但我想向安理会提出两项建议。

275. 第一，鉴于今晚我们所完成的工作和经过由我主持的非正式磋商，安理会的各理事国似乎一致同意将明天上午讨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申诉的会议延到明天下午三时三十分举行。如无异议，我将认为这一建议通过了。

276. 第二个建议如下：我也进行过非正式磋商，表明安理会的各理事国同意下次讨论中东局势的会议应在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举行。如无异议，我将认为这一建议也通过了。

会议在十一月十日星期五

上午一时十五分散会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